

封邱縣志

王廣燾題



封邱縣志目錄

卷首

圖

表

卷一

封域

星野

疆里

沿革

山川

形勢

古蹟

風俗

卷二

建置

城池

官署

廟祠

寺觀

倉庫

坊樓

閭鎮

堤廠

塚墓

卷三

民土

戶口

里甲

田賦

土產

物貢

徭役

馬政

兵防

祥災

卷四

學校

殿宇

綸音

書籍

祭器

養田

社學

鄉約

卷五

職官

官制

守令

僚屬

師儒

卷六

人物

賢哲

科貢

封贈

恩蔭

例掾

武弁

孝行

義門

貞烈

技術

卷七

藝文

王言

碑記

卷八

藝文

傳類

賦類

詩歌

卷九

續

記類

詩歌

人物

封邱縣志卷七

藝文

語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夫文藝誠末耳儻自器識出之詎不重耶上下千百載文章精微醇確無踰孔孟六經條暢芳潤則近代王楊韓柳諸人至載史之文則獨推遷固二家及左氏蓋其詳贍得體情理信確片言撫要究極指歸有益實用匪直以其氣格高古文辭軼宕已也明朝文盛窮工極變長兼數代人洞庭而戶包山幾於無罅無函矣夫士匪直以文顯然自古發抒性靈表章幽遐摹古紀事勒金石不朽者匪文又無自顯封附中原文獻淵藪上應筆陣圖書邇來文運雖亦間值不偶然合新舊有王章記序傳說諸篇亦各自出其心性善敗舒慘淋漓簡冊用亦彙爲一

帙附末聊以誌往蹟垂鑒後人云爾若夫擷英採藻炫博騁奇競以浮詞
相尙無裨風教者則吳鎔燕函孰其貴茲

前志王言

敕封直隸保定府深澤縣知縣方正

正德二年十
二月初三日

敕曰朝廷待士之恩莫重於褒錫人子報親之志莫切於顯揚顧惟民牧之
良具有嚴慈之慶肆加寵命實倍倫常爾方正乃直隸保定府祁州深澤縣
知縣德懋之父田園晦跡詩禮傳家教子嚴明茂著花封之績居家壽考遂
沾祿養之榮庸按彝章特頒寵渥茲用封爾爲文林郎直隸保定府祁州深
澤縣知縣肇膺冠服之華益享康寧之福

敕命直隸保定府深澤縣知縣方德懋

正德二年十
二月初三日

敕曰親民之政明揚每藉於旌書錫命之榮褒寵兼資於考績蓋法有定制而恩自特施惟報功於一人實示勸於百辟爾直隸保定府邠州深澤縣知縣方德懋論秀鄉闈分符劇縣操持清慎志克篤於奉公撫字勤勞心實虔於恤下歷年最久著績良多最考既書渥恩宜布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牧民必先於獲上已徵名績之良善始尤貴乎保終庶竭猷爲之益勉遵予訓以俟登崇欽哉

誥封南京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陳同

嘉靖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制曰朕肇舉

大儀恪修

宗祀獲休享於

郊廟均霑澤於寰區顧茲郎署之親宜燕神釐之祚爾封承德郎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陳同乃南京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俎之父積德有聞純行不爽世守清白之訓敬承黽勉之圖觀爾嗣抗宗振美爲國仁賢自非爾厚積善教何以致此茲特加封爲奉政大夫南京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祇沐國恩益隆家慶誥命南京戶部清吏司郎中歷陞山西按察司兵備副使陳俎

靖嘉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制曰大司徒職掌財賦國計攸關置屬分曹南北均重自非端人不以任使爾南京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陳俎學務時敏志克慎修往歲獻計大廷首典財賦朕見爾清白乃心平施解物簡更銓部俾領功曹旣以朴直忤時黜倅列郡踐馱浸久聲聞聿彰是用召還郎署更踐舊都明刑理財具有成績

朕甚嘉之茲以

大饗覃恩特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尙勵初忠以圖後效欽哉

誥贈密雲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邊鴻

萬歷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制曰良士之興百年慶餘菑構大夫之祭三廟義率本原故嘉繩武之賢必表貽謀之烈爾原任直隸大平府蕪湖縣典史邊鴻乃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有猷之祖父坦坦幽人孳孳善士彈冠佐幕聊爲扞棘之棲投紱還山遂出樊籠之外惟賢者之有後信天道之福謙鬱起聞孫爲予國榦茲特贈爾爲中大夫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龍光載賁於九泉鴻號綿輝於百祉

誥贈密雲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邊實

萬歷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制曰人臣體國資事父以事君王制尊親寓教忠於教孝丕昭慶緒用錫洪綸爾原任直隸眞定府定州行唐縣儒學教諭屢贈中憲大夫直隸常州府知府邊實乃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有猷之父端貞誼士博雅名儒梁苑彪才箕山振鐸談經折角眞學者之師嚮指動心亦古人之孝蹤潛蔣徑教篤鯉庭義以子而事君福自身而貽後茲特贈爾爲中大夫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箕裘緒衍於百年泉壤光贈於三命

誥命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歷陞布政

司右布政加太僕寺卿邊有猷

萬曆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制曰朕四顧京甸首切本根重念漁陽防殷肘腋茂簡旬宣之吏必其竝敏

之才寄以奠安豈無蕃錫爾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邊有猷清標亮節雅度宏猷筮仕民封化已宣於馴雉洵更郎著譽益著於祝鳩三守名邦一持素節爰自郡而遷臬復由霸以移檀察吏安民就畀以保釐之任簡兵謀帥因兼之鎖鑰之權兵刑之脈絡相通臺府之威稜益壯而爾廉威並著明動相資寬於軍民以爲必得其心然後緩急可用峻於將吏以爲必行其法然後臂指能臨爾慮甚周朕心滋悅茲特以覃恩晉爾階中大夫錫之誥命嗚呼檀山北峙折衝允賴乎金城黍谷東環保愛尤資於玉律爾尙謹郊圻之申畫先戶牖之綢繆養兵要在於養民治外莫先於治內勉思爾職簡在朕心欽哉

碑記

制曰人臣體國資事父以事君王制尊親寓教忠於教孝丕昭慶緒用錫洪
綸爾原任直隸真定府定州行唐縣儒學教諭屢贈中憲大夫直隸常州府
知府邊寶乃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有
猷之父端貞誼士博雅名儒梁苑彪才箕山振鐸談經折角真學者之師嚮
指動心亦古人之孝蹤潛蔣徑教篤鯉庭義以子而事君福自身而貽後茲
特贈爾爲中大夫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
事箕裘緒衍於百年泉壤光贈於三命

誥命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歷陞布政

司右布政加太僕寺卿邊有猷

萬曆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制曰朕四顧京甸首切本根重念漁陽防殷肘腋茂簡旬宣之吏必其竝敏

致仕者馮傑樊隆等恐其久而失紀借來徵予文以紀其事予惟城隍之設肇於易坎王公設險保國之義然天下建祠崇祀未詳所載旁考江州城隍俗以漢穎陰侯配祀吳草廬遂疑廟之立爲棲配食者之靈殊於義未安秦馮向見夢於漢高稱奉天帝命領知城隍陰事世說廟祀自漢始於義亦未敢信惟陸放翁謂唐以來郡邑皆祀城隍禮不必拘於古但求之於義合者悉可舉也於義始得之是知城隍以義起審矣封城屢脫兵火之災正德辛未劉賊攻圍三次而此邑略不爲之震搖固雖邑侯張守邑博張瀚毆禦有方實惟明神呵護保障之功也書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神捍大患禦大災與所謂元祀之典無愧其建祠崇祀視諸不關風教無益生民濫受廟祀者相去不遠甚耶劉君爲神圖新其廟致政爲劉之意爲之請記皆義所當

重建城隍廟記

邑人高雲漢知縣

宏治甲寅夏棗陽袁侯仕奉

命來知茲土時適淋雨傷禾侯爲民憂禱於城隍卽息是歲大熟以後有禱卽應侯視廟久頽敝乃謂諸左右曰似此何以揭虔而妥靈宜求德望素服人者董營建事爲吾新之僉曰必得其人非劉氏鐸不可劉嘗修學宮功績著可驗侯遂命之劉卽慨然與同志劉和數鄉耆民各捐已資若干緡更募邑中尙義者充之選材鳩工事經始於宏治丁巳之春落成於戊午之秋後寢四楹前殿八楹移道院於乾建子孫祠於震夾以廊廡隸以門宇繚以垣墻內而尙像莊嚴侍從崢嶸可畏是以廟貌煥然改觀入者森然起敬足以爲安神之所侯考成卽許爲記以旌之未幾朝庭以風憲見徵遂去邑宦遊

觀望前任邑侯郝公欲起而新之捐俸金以爲鄉人倡繼而以內艱解組去
逮我侯張公下車亦出粟穀爲師匠費鄉民張雨陳相等承二公意鳩衆出
會積鏹數百緡卽日撤去腐壞欲易以琉璃乃擲筊而請於神得卜惟瓦器
吉再卜如之始知用瓦器制也正直聰明神理莫爽由是瓴甃丹雘之屬悉
爲區辨務歸精好興工於萬歷辛巳暮春落成於壬午春三月鵬飛錦錯釘
頭磷磷視昔耀然張侯樂觀厥成復額之日冥司靈應飭以金碧真有見哉
且祭法以禦災捍患爲重年不順成民多凌辜焉用祀爲邇來五穀頗登殍
扎靡作枹鼓不鳴謂非神賜不可懿哉此舉所以妥神靈肅黎庶酌德報功
於無盡使四境寧謐疆場永固質諸祀典雖易書所稱何以加焉

重修城隍廟記

邑人萬泰

國子監
監丞

載者也予因是採摭所述之梗概遂組序爲文歸鐫諸石以垂不朽

重修城隍廟記

邑人李曰敬

通判

嘗考易有萃渙之文書載咸秩之訓古昔聖王總一海內統理人羣大都他務未遑而祀事則先立焉所以報神功祈鴻休欲以永捍生民意甚厚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迅掃六合萬靈畢佑是以輦轂所通稽首稱藩岫疆不逞者悉膏蕭斧矣其間神跡顯著者俱敕有司重建祠宇爵以執圭徽號烜赫崇奉逾二百齡至於城隍之神累代相沿在祀典與社稷將所以冥贊有司而同福斯民者也廟制在邑之中規模頗深邃廊廡樓寢近皆新燦其英爽威靈翊民保障之功累有徵驗昭報媿惡捷於影響民有欲詣京請封者會有異同弗果乃正殿屋材歲久未修瓦縫掀張鴟尾傾邪糝彩脫落殊不恢

地矣邑士民聞新祠落成各欣躍晉瓣香且共囑愚紀歲月巔末愚聞昔有令單車之邑值塗中復有令亦之邑相與言囑令曰煩爲我營宇廨行將至邑忽不見次謁羣廟見城隍祠敝甚因知塗所囑者乃神也爲鼎新之觀此知令職陽

神職陰陰陽實相夾助况令之設原以治民事

神今公室廬未蔽風雨而拮据區置急營神祠可謂明於治事之義矣然公又非瀆於事也不過祈其雨暘以時天厲不作事

神政以爲民夫公以爲民之意致誠於神神必鑒公之意降休於民民能體公之意若於政遵於教明無卽於匪辟幽無欺於

神明前茲昏墊之苦實下民自干譴罰耳嗣是易災爲祥使我民幹止寧室

順治甲午歲古越余公

諱縉奉

命來知封時神馬決口未塞黃流北注封城久爲澤國

城隍祠亦圯巨浸間公僑居村舍者五載今始水落土平公入邑視事旋念
日邑有

典祀中奉

神祠往歲時伏臘無論薦紳鄉氓牲陳帛於下者駢集鱗次在壇壝南則
配享風雲雷雨與夫境內山川北則主祀邑厲蓋從來久遠所以答理陰庇
陽保障四履之績者也今吏廳事漸葺俾

神歆止靡地何以妥靈貺致隲佑乎乃他務未遑先集材鳩工建

神宇三楹高廠軒聳較前肅觀廊廡重門階阼垣壁次第告成春秋薦馨有

透迤望之嵯峨香浮霧靄較別祠頗覺巖邃正德歲劉賊犯關城城中人及賊衆往往見有赭面長鬚者飛躡城堞上往來却射城中耆舊相傳至今蓋靈負忠勇正直之氣歷千百載不磨護國庇民有若此者竊念關王古正祀不在淫祠之列觀往牒當年佐漢興劉始末見其忠促日月義折金石力挽鍾鼎威懾華夏不可殫述矣且是顯赫靈應晶萬代如一息保全一邑生靈卽與社稷並祀不朽可也奈歲久殿宇傾脫震風凌雨幾失帡幪丁酉歲邑中人士計割鍰修葺而徑之藩尤以操觚暇分使集材鳩工課役經秋用告成霽藹之碎竄者易之榭軒之破漏而補之構櫺之蝨腐者植之丹髹之剝落者飭之廟貌煥然一新茲地也近瀦水堞塘有重欄畫閣在前及左右紺殿縵迴盡廊高啄迂立遠視而望幸焉盤盤乎困困乎有抱勢鈎心之勢視

家聚耕鑿嬉遊永無逢災害者在此一舉矣所關詎淺鮮哉是工也經始於是年八月之三日落成於九月之十有二日其物料工費悉公捐俸所置時邑丞張君大章簿胡君來貢尉張君學暨學博宗君錫印陳君聘璧同仕茲土並鐫石爲之記

重修關王廟記

邑人邊有猷

布政加太僕卿

舊封城西南蓋有義勇武安王廟云廟枕中灤鎮南南北官吏拜謁鄉民齋禱奉祭時有州守王克彰權汴路弭節斯鎮來謁瞻一殿亭結構未完捐俸以佐之封邑尹王信階是督厥功遂成然廟所繫封號及州牧皆元人也縣城中西衢北舊有廟乃閭邑人士所奉祀者明初圭璧庚乙不絕先是來蒞茲邑者及邑士大夫人民頌靈忠義廟有壞輒構雕甍鬪角突兀封邱複道

卒成大業其英爽威靈歷數千禩赫然如王在日蓋古今之正氣蟠結宇宙間無窮已俾後世含血戴髮冠帶草茅之鄉靡不構堂而崇祀之蓋慕王之義亦無窮也逮明太祖開天拓宇百神效靈敕有司遍建神祠以答幽貺自都城及郡縣而下王之祠殆徧焉封邱舊有王祠一所乃宏正以前所創者在邑之西門街北數步南向巋然高敞神像瑰偉介冑若生兩壁畫王歷履勳績是一偉觀邑中或有冤抑昇王行神祝之已而果爲昭雪應若桴鼓嘉靖中邑民建樂樓一所北向以容俳優鼓譟非制也且前門狹小與祠弗稱久之俱傾圮牆垣亦廢人畜雜沓至屠販往來動貽不潔甚非邑人崇奉意萬歷辛巳歲予慨然約一二同志若鄉官邊君實等暨坊間好義者數十人每月二會貯錢以需其用至壬午積鏹若干緡僉日可以興矣乃拉木於河

昔頽圯規模不翅十倍且夫法座禪宮霧列神州者千簷萬落弗可勝紀非有所覲焉而祀則有所禳焉而祀又不然則有所惑焉而祀若以圖形明室者而謂酌烈於漢勳誰則知之又以爲誦美欽崇靡邀於前而庇民捍患永需於後又誰則信之哉靈忠義茲記未悉載然已暉曬兩間彪炳史冊洞屬人耳目無待愚曉曉且愚止述建立重修至意卽爾來請禱靈應迪福灑災確乎不爽亦惟是薦以馨而舉以義神斯格耳苟舍民義而徼瀆以非禮則非立廟之本意也

重建關王廟記

邑人李曰敬

通判

王蒲東解郡常平里人生於漢末父雍爲招募使王其仲赤赤貌修髯勇智絕人抱忠義有國士風忿亂從戎結義首平巨盜恢復漢室輔先主王漢中

可也

包修磚城記

邑人邊有猷

布政加太僕卿

封邑形勝負山帶河地界兗豫南北間在黃池封阜北古蟲牢地連衛之衝乃汴之咽喉也舊惟土城一座周圍約六七里高弗盈丈規制隘甚正德歲盜賊劉六劉七等猖獗直擣茲邑全城幾被屠掠賴大參秦公及邑侯張公極力扞撤賊環城攻數日不克且多被射傷者賊流言再至屠封邱已果三至而封設備倍堅時又有兵備陳公指授方略賊不敢復近不惟封民賴以全活汴省實倚爲保障噫向微三公之力又無可恃之險且幾無封矣封民構祠祀之垂六十年談者往往追思不置近我侯李公以東魯俊杰早撥巍科來牧茲邑整別百務秉鑑嚴明境內肅然政績足紀者多矣至隆慶壬申

買磚瓦灰料等件於時工費頗鉅計用不足衆又各出錢若干緡鄉夫有願出財者聽由是鼓舞趨事而落成有日矣乃先新厥像揆之幽理又慮門隘弗容王車從樓前遮王觀望似非洞開重門之意令四圍先築牆皆丈許以杜遊踐遂拓前門爲四楹飾以丹青撤樓材爲二門亦四楹內塑神駿二匹控馬卒四俱飾以金碧欄以木柵前廈采窻甬道將次第而新之曩嘗爲文以告垂成冀工完當有碑記夫亘古至今光岳萃止上應四七之數下乘五百之運其間元戎碩輔勒鼎鐘而銘旂常者世豈少哉而後世崇奉不如王感慕不如王或炳燿一時卽湮沒身後况能永垂祀典遍及宇內耶此何以故大都俯仰滑中淪心易志生不懷金石亡不作雨露孰有如王之翊運庇民數千禩如一日者哉徧宇內而祀之亦以見正氣之孚人雖與天壤俱敝

一時物力少絀而終獲完固故民始築猶有難色迨垂成則自爲毀垣撤壁以佐之願觀厥成功使子子孫孫受庇無涯也侯之功化若此良可頌已頌曰高牙大纛可以威民而不可以懷民黃閣紫殿可以臨民而不可以覆民豈若金城之固可以捍民之艱而壯國之元氣也哉維明疆域畫野分州設險守國以防鼠偷凌弱暴寡肉食是憂銓我賢牧來蒞平邱衛國庇民籌略萬端高城巖石滃若雲烟工成五月四維盤山金根鏐角翠頂碧腹佳氣葱籠下有淵谷岡巒齒列刀鋸岩岩勅敵膽寒勢壓山川功維伊何我侯之艱障河禦寇需此萬年萬年紀蹟人誦家傳

儒學建尊經閣記

邑人賈謙吉 庠生

今士大夫無不從經中陶鎔出皆知尊經矣抑知經之所以尊乎夫經心也

春暇登城閱視見其傾圯墮落泫然嘆曰此城雖屢經補葺弗獲完固守土之臣當思捍衛封疆且大河經邑之南全邑生靈守此數尺滑壚封邱如坐陷穽豈不殆哉乃堅意包修遂捐俸若干易磚灰木石肇起厥功除徵稅廩羨外民間願出金助役者二百餘家兼多方設處以藉其用時羣議紛起侯慨然曰愚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吾爲女曹建數百年不拔之基功成匪細雖怨謗弗恤也卽當道者始嘆之終亦卒從其請兩月自南迤北城三面砌成工約及六分而止時維孟夏恐妨民務故止至八月初旬乃復築落成於季秋九月前後未及半歲大工立就封之民無知愚賢不肖皆感誦而謠詠之僉曰張侯秦公守城功在一時尙皆銘勒不朽我侯創不世之勳功垂千載後人永賴之可無一言以識我侯豐績耶是役也所謂一勞永逸雖

者也嗚呼此忠孝廉節之極思而尊經之妙用也不然而襲爲劉輪彫蟲之
技元黃月露之文皓首窮經而不知經之用徒爾吟誦糟粕剽竊鞏悅甚者
諛詭幻恠吐奧譚元標已見而謬聖人於經文大義漠然不知何物其父兄
所訓師友所教竊以爲非是莫能爲舉子捷徑一旦徼中有司之求驟陟通
顯縱詭飾奸僞學欺世愚者往往效之不知與古人背馳遠矣故兵諫立啐
歸俘遊叩者接踵並興是豈不知尊經耶抑尊經者撫華遺實用汨厥心尊
焉而未知所以尊耶嗚呼敝也久矣反經合道當自今日始封邱古黃池地
學所從來遠諸士子羣遊於學者其才情多遵孔孟家法顧恐人世之習溺
焉而奪其志或亦拾糟粕而離眞精未知尊經於心致經之用晦也茲者封
邑令王君捐俸修學庀財集工建尊經閣且囑愚發明所以尊經之旨異日

經之用及於天下後世能使人作忠作孝砥廉而礪節則經固不尊與然而忠孝廉節道有未盡豈經有時不尊耶毋亦尊經而不求諸心因不見古人之心以致作用舛駁耶嗟嗟亦難言矣思昔古人欲範天下於忠孝廉節中卽匹夫匹婦少淪匪彝所不忍焉又慮天下後世或無藉興起於是因心而設之教而心有不繼則或湮焉不傳而顛矇之夫又不能自識真心以砥行於粹白因創爲矩矱而命之曰經故夫六經之文古聖賢之精蘊在焉古聖賢之心與千萬世人心一以心讀經而識其精蘊尊心固所以尊經也古聖賢往不可留而留之經古聖賢心不可見而見之經嗚呼經可易尊乎哉孔子曰詩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子思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

掌建土地畿疆因五物而施十有二教三德六行均甸井牧祇庸孝友師保
氏職實互成士農亦非截然分而爲二如涅素燔淖之異處者且士方求志
蓬華游心道德之場馳志仁義之圃胸羅萬有目無千駟乃撻撻苦貧佔暉
無他技術拮据俯仰間能無妨學業乎公一日顧頴謂學三師曰本庠舊有
學田歲租籍之督學使者士有緩急必以上請乃獲申郵往來旬月士方在
涸輒中而乃邀西江水以活之寧有裨乎乃出俸金置學田二頃皆膏沃也
田在城之東北二十五里柳固社區凡五其所易地爲鄉民王正色地租歲
入可百石貧士一切脯修牲獻饗殮羔雁之需不時取給尤簡其力數矜行
破額給之養其廉恥且囑兩學博公其賚予防其侵牟嘗與二三僚友自矢
卽以桔槔小潤必欲士子沾溉實惠勿徒賣名聞之於上且使嚮其利者德

諸士子譚經立會其中登臨瞻眺人人鼓舞若有以發抒其性靈謝僞學之
紛紜茹純古之嫩懿則忠臣孝子節義禮讓之士直且暮遇之得無小補乎
是閣也經始於萬歷丙申八月落成於六月既望高六丈有四尺廣如之欄
阿軒翔臺宇峻絕亦一邑之大觀云

置學田記

邑人邊之靖舉人

邑有學奚學學道也學有士奚事尙志也學道則不憂貧尙志則不欲取非
其有則學又奚以田爲田又奚以學爲嗚呼鬻販傭工士不可兼而惟農則
可兼賓祭醮殮士無所需而田則其所需以故夫子適衛富之教之而子產
治鄭植焉誨焉泊今千百世獨艷稱耕讀二字競以爲美噫學惡可以無田
田又惡可以無記也此邑侯翔溟張公記學田意也而匪止此也周禮司徒

禮耆舊豎坊表贈俎豆繕幕壇表忠貞淳化殷流滄海一粟一公餘澤所波及耳唯是錙積寸膏必令士沾實惠謀之必盡籌之實遠令誦法孔孟者得壹意道術專力問學處則幽貞達不變塞此之培養篤育不大有造於封土也耶迺於是乎記

建荊隆口河瀆神祠記

南昌張元禎

翰林侍讀

黃河下三門孟津而東雖遷徙不常大抵北淤極則寢走而南南淤極復寢走而北一勢之必然而不可強者斥地以須其定固古人上策然國家運渠國計殊急不容於有所須則夫疏塞隄防之所以備一隅而濟一時者亦奚可緩哉勢未底於極人衆亦能勝天苟推諉以固然而弗之理如國用何如民命何文山謂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人子無不下藥之理君上之視民自

已也蓋公銅鏹世家幼負氣節脫穎鬻宮舉尙有登第視篆吾封乃翁沉酣墳典樂賑好施公實味世烈咀清芬霈膏渥所在沈肌洽髓云公減賦輕徭申冤抑釐垢弊黜奸黨諸政績非於學於田者茲記未載唯是辛亥歲嘗貸民田牛種起瘠羸貧民獲嘉粟又於河堦沙岸躬履隴畝勸課折除稅無虛徵民無曠土茲復課文學校大資善人恢宏志士之氣挺皎拔俗之標在醜不爭絕跡千里固人所自振厲養之不自上始哉今夫一郡風俗視士士之廉貪視養茲田也固欲以石儲之積維士一綫之良尤欲士以艱貞之養維齊民禮義廉恥於不滅也士其勗哉蓋嘗論之廣輪墳衍盡連鑣結駟之儔負薪衣鶉則大冠縫掖之侶乃人所貴實在此不在彼士守嚴一介識眇萬鍾其所處以爲嘗亦在此不在彼此又奚足囿多士罄公績哉公今方執酌

其役至則一循公畫李公分治安平陳公分治黃陵而公分治孫家渡口八年春三月復以黃陵上流爲荆隆及楊家等六口欲黃陵收功此口亦不宜不塞第土性輕脆洪流湍急恐難爲力耳參議請分萬夫蔴萬斤薪葛十萬束往塞之三公從其言正月十一日興工夜以繼日裁浹旬六口皆合黃陵岡功以次成三公請於朝敕建昭應龍王廟於黃陵命有司歲時致祭參議君進秩副使鄉民父老又僉以荆隆口成功之速非神明默佑不能亦剏祠三楹以祠河瀆之神馳書幣來屬禎爲記於以著三公協謀深副九重重托憲副君贊化才力特優皆由皇上一德格

天百神效靈之所致實鴻圖萬萬年之徵也禎濫竽詞林職兼紀述不可辭遂誌此云

當亦然河流寢南自季周以來久矣乃今勢又將北宏治二年秋原武被決
釃流爲三不循故道漫衍四出河南山東兩畿俱罹其患運渠可虞天子震
惕南京戶部左侍郎毘陵白公昂御命往治既築堤北岸導之南復穿爲縷
水門甚多越一載告成未幾復決楊家荊隆等口東瀉運渠如建瓴然安平
隄告急再命浙江左布政使華容劉公大夏陞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繼
其任河南按察司僉事濟南張君鼎先以陳公檄預其事至是公復召與謀
而善遂薦改布政司參議以專其職於河偕之道河上下千餘里具悉利害
謂黃陵崗安平隄上流且土壤堅實茲不塞安平隄卒難保全孫家渡口又
黃陵崗上流茲不疏浚分殺水勢黃陵崗卒難收功疏上詔可功未訖而安
平堤決矣七年糧運愆期特詔太監關西李公興平江伯合淝陳公銳督視

日予始知邑事值茲災害不遑寧處勞淬於躬憂形於色竊以民已疲矣容
敢復勞財已竭矣容敢復費且安土重遷自古爲然夙夜圖謀爰咨於衆金
龍口堤可與漕河共圖周城之堤衛民亦宜急築其爲勞也小其爲費也省
其救害也速持此事宜冒昧爲當途者言之遷城之議姑置之矣八年春正
月初八日藩司少參濟南張公應漕檄公治上源督兵民萬人塞口予獲從
事戮力其間且災變已極人力用盡天意方回旬日之間決口畢塞河溢之
害於是少息邑之田野盡獲耕藝是年夏大熟城郭官亭民舍亦存其半築
堤之役毋容緩也予集邑之衆用與圖曰築遷爲役出此入彼勞費殆相什
百千萬焉民咸利之歡聲雷動畚鍤雲集環城築之三旬而週以步計二千
有奇厚以尺計三十有五高與厚計實相稱之僅足防害以農奪役九年春

築護城堤記

棗陽袁仕知縣

封邱縣築堤一週以衛城郭蓋予受牧民之命下車蒞政之初障禦河患冀免當途議遷改城邑之役也始宏治二年河決原武吞汴沁河奔衝放溢墊溺之害浸及城邑六年夏大霖雨黃河滔天橫溢四出決大潭口由九家而東決韓家墳由荊隆口而下又決楊家口毋寺口併流北注吾邑田野盡爲水潭城郭官民幾盡蕩沒邑庠生黃霖以義倡衆築土障水俱以幸免巡撫河南副都御史姑蘇徐公聞而憂之議遷城遠害用全民命藩臬諸司僉以爲宜移檄右參政曹州王公來議遷城至則召邑中官胥父老喻以遷改事宜又詢及邑北城名小城高阜可遷躬相原隰經畫區處規治宛然作圖貼說用復遷議當途者又以勞費旣舉會計攸先區處間適歲七年拾月初九

濟實予之心

荆隆口塞河功成勒石記

洛陽劉健

大學士

宏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祥符于家店經蘭陽歸德至徐邳入於淮一自荆隆口黃陵岡東經漕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勢損南北運道天子憂之命官往治時運道尙未損也六年夏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荆隆口一支尤甚遂決張秋運河東岸併汶水奔注於海由是運道漸涸漕舟阻絕天子益以爲憂復又命都察院右副御史臣劉大夏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治之命下三臣乃同心協力以祇奉明詔遂自張秋決口視潰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漸涸之跡以北至臨清衛河地勢事宜旣悉然以時當夏半水勢方盛又漕舟鱗壅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

正月復請於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盱眙陳公以二千人繼築選舉邑判簿
斫源楊君昭醫學訓科邑人王朝用分領督之於三旬之內高厚兼倍築役
既畢責以夾堤內外雜植桃柳萬計俱有成效城郭官民可保無虞遷改之
議息矣邑丞古完李君麒蠡吾劉君景判簿臨邑張君彪同寅協恭同佐邑
政詢及事始偕相謂予曰際此害可保全厥土事工在時信不可誣執事志
周爲民不求聞知苟無一言爲記以告後之繼者則後先何以相望欲其事
工常存而不壞庸可得乎予重諸君之誼爲爲民之舉故不嫌於僭用記厥
始并識歲月云且繫之以詩曰河源西域邈莫能遡奔趨萬里入於中國衆
流會流厥勢乃大自古及今咸以爲害徙則障之決則築之經之營之人其
圖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苞桑之戒永爲龜鑑厚我元元培植本根庶幾有

潰決之患矣是役也用夫匠以名計五萬八千有奇柴草以束計一千二百萬有奇竹木大小以根計一萬二百有奇鐵生熟以斤計一萬九百有奇麻以斤計三十二萬有奇其興功以宏治甲寅十月而畢以次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畢臣興等遂具功完始末以聞天子嘉之特易張秋鎮名爲安平賜臣興祿米歲二十四石加臣銳太保兼太子太傅祿米歲二百石進臣大夏左副都御史理院事及諸方面官屬進秩增俸有差仍從臣興等請於塞口各賜額立廟以祀水神安平鎮曰顯惠黃陵岡曰昭應已而又命翰林院儒臣各以功完之跡文之碑石昭示永久臣健以次撰勒黃陵岡臣惟前代於河之決而塞之若漢瓠子宋澶濮曹濟之間皆積久而後成功或至臨塞躬勞萬乘今黃陵諸口潰決已歷數年且其勢洪闊奔放若不可

通漕爲急乃於決口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舟旣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荆隆等口又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不容緩然治水之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滎澤孫家渡口河道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糧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旣分水勢漸殺於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凡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卽以其方面官分統臣大夏往來總督之博采羣義晝夜計畫殆忘寢食官屬夫匠等悉用命築臺捲埽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黃河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功爲最難故旣塞之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堤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

殊方異域靡不來王以漕以貢億世無疆

利國保民參議張公祠記

南陽焦芳侍讀學士

宏治二年河決原武北過汴城奪沁達徐不能止放溢肆出壞官亭民舍沿河郡邑胥罹其害而封邱尤慘當道有遷城之議既而決金龍口壞黃陵岡下突安平運河趨海之勢益急六年上命大臣修治蹟未底成復簡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華容劉公治之公行河至歸德時僉憲張君用和分司其地公召而問曰河勢既北塞之否乎用和曰不塞則無運河無窮之害隨之公曰河水勁捍能塞否乎用和曰此時可塞過此則不能矣公曰或欲引江淮之舟入徐口抵于家店陸運至衛以達路河可乎用和曰陸運勞民且不能久公曰何謂曰兩河勢敵若可行矣異時決河既通故道必塞徐口絕流不

爲而築塞之功顧未盈二時此固諸臣協心夫匠用命之所致然非天子至
德格天水靈效職及宸斷之明委任之專豈能成功若是速哉臣職在文字
覩其事誠不可以無紀乃謹摭其事撰次如右且繫之以詩曰中州之水河
其最大龍門砥柱猶未爲害太行旣北平壤是趨奔放潰決遂無寧區粵稽
前代築修屢起瓠子宣房實肇其始皇明啟運亦屢有聞安平黃陵奏決紛
紜壞我民廬損我運道帝心憂之成功欲蚤乃命憲臣乃宏廟謨諄諄戒諭
冀效勤劬功不且上復遣近侍繼以勳臣俾同往治三臣協力兼采羣謀晝
夜焦勞罔或暫休旣分別支以殺其勢遂遏洪流永堅其閉水行故道河患
斯平運渠無損舟楫通行工畢來聞帝心嘉悅加祿與官恩典昭赫惟此大
役不日告成咸招之由天子聖明天子聖明化行德布匪直河水萬靈咸附

岡潰決之處金龍口不塞黃陵岡卒難收功僉以金龍口切邇洪流難之用和曰拔本塞源古人確論縱不成功亦足以節奔衝之勢請分萬夫往塞之三公壯其言復以都指揮劉君勝輔之用和酌水勢淺深澤地脉浮實分遣官夫於八年正月十一日興工萬手齊作日力不足繼之以火至二十一日決口塞排水還河以丈計者四百六十四黃陵岡塞決河亦告成漕運通利民患永除又請於三公東起儀封小宋集西抵封邱于家店築長堤二百餘里以制河流橫溢之勢封邱城郭民田皆在隄防之內實一時之奇功也三公還朝奏功用和進秩憲副復降璽書付以保固河防重託且有才識優長之褒用和奉職兢兢建行祠於金龍口之涯分處官夫於長堤之上爲固守之計尤慮水出于家店西爲封邱之害復自陽武口起築堤九十餘里東接

能行也公曰塞而無成將若之何用和指其地曰此地生靈爲張許耗盡百世之下人無間言是而已矣君子惟是之圖成敗非所計也公善之至中都封章薦用和爲布政司參議巡按御史豐城余公聞而是之亦封章繼上用和遂進秩參議專領修河七年春正月公駐黃陵岡疏賈魯河導水出糧盡口還河及塞決河斷水東注僉議塞口當下百步以避河暴用和曰水旣下不能回矣不如塞口便公兩可之因分上下二埽闊八丈夫萬名用和領之下埽闊十六丈夫七萬名參政朱君廷璧都指揮王君果領之夏四月六日上埽先合下埽亦合水入賈魯河至糧盡口爲大河所厄逆流輒湧二埽悉棄未幾安平運河亦決漕輓不到天子憂之又命太監關西李公平江伯合肥陳公督治三公同心協謀相與議曰黃陵岡爲安平上源金龍口又黃陵

國保民功垂函夏固不可誣封邱之民立祠肖像以識不忘實天理之不泯者袁君乃能因民心而倡率之其亦不沒人善者歟皆可書也用和名鼎山東歷城人登成化己未進士歿歷中外事功之著遺惠之多固不止此此特其大者耳世嘗謂民心至愚而神豈不然耶

河南參政秦公生祠記

西蜀劉武臣

君子籌天下之務至於兵類皆難之乃若舉偏師以加勅敵焉又其難之難者也斯而奚濟事機乎惟其先正後固焉耳先之不正則聞敵而怯怯則走後之不固則見敵而潰潰則敗正之乎其先者忠也固之乎其後者才也然後機事可濟而獲立大功此易之師貞所以爲君子行師之律令也河南左

參政秦公早歲以甲科歷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吏禮兩部謂公行業宜總

于家店堤通加幫修闊十餘丈夾堤雜植柳榆各數行日夜經營六年於茲隄防如山榆柳成林水無泛溢民保厥居用和之功其大矣巡撫大臣上其功於朝將有銀臺之擢而用和乃以母喪去位兩河之民如喪慈母號泣攀留而不可得封邱致仕王安等率耆老小民偕縣令王君告曰曩者張公未來河水橫溢吾邑城郭盡爲水澤官民幾爲魚鱉困苦萬狀邇來橫溢不能侵城郭不必遷化水澤爲沃壤易災害爲衽席安居粒食伊誰之功禮曰有功於民則祀之明府圖諸袁君忻然喜曰是吾志也於是相率官屬及好義之士各捐俸資召匠集材於行祠右方築土爲臺建祠於上前設門以通往來左右建轉廊以處守者以楹計之一十有六中肖公像時復瞻敬因題其祠曰利國保民云袁君以予有鄰封之雅走書欲記予惟用和排障洪流利

此勝負之機也吾得宋爲用破之必矣復以蠟書白鄧公留宋

津公留之宋不可曰吾奉命討劉六等非爲虎也徑帥師趨省城以聽於

公公恚曰封邱逼近省城此地豈可棄哉遂單騎趨封邱延津父老遮道留

曰賊至矣公將焉往公麾之策馬直趨封邱士民聞公來皆出迓擁主簿賈

泉訓導陳傑等而前泣跪道左曰賊勢孔熾宜宵遁以避其鋒公聲大義折

之衆伏地慟哭不可起公曰吾足一移則無封邱矣爾曹奈何導我以非義

乎立呼民兵分部以待鄧公既又用公言留宋使駐師封邱公喜曰鄧公毋

亦遙知事機乎往視宋有頃盜掩至剷脚村距城僅十里聞者皆震恐獨公

神色自若徐促宋逆戰宋上馬公抗手曰此行自有應援者君其銳然先之

遂親督民兵尾其後宋因力戰率輕騎衝其中堅賊衆大敗斬首級俘獲甚

風教交薦於朝出爲河南按察副使董學政用陶鑄士類晉前秩正德辛未
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鄧庠屬公守大梁道先是巨盜劉六等起畿內流劫
山東時逆瑾虐焰之餘軍疲民困賊緣此蕩然長驅恣意屠戮郡縣力不能
支至有開門延敵者遂蔓延河北頃之渡河而南破鄆城進薄信陽都指揮
馬振戰不克死之賊席勝而驕所過俱被蹂躪遠近騷動鄧公以聞上命參
將宋振率師禦之以戶部郎中董旭督軍餉四月秦公往延津閱戎務且伺
賊情得諜者言劉六等黨盜魁楊虎者自山東敗走分道掠魚臺金鄉而西
公急以蠟書白鄧公謀隄備鄧公邀公赴省擘畫軍餉會暴風作河不可渡
乃止于家店宿焉明旦公聞宋將至遂辭鄧出迎之五里許忽報賊已踰曹
縣距封邱僅百餘里公憂甚忽自念曰賊之衆勞宋之衆逸况賊驕而吾慎

年公遷山東右布政使封邱士民合詞言曰曩昔微秦公我輩皆魚肉矣乃立祠於學宮之西肖像其中事之歲以公生辰刲牲醴酒爲壽籲天祝公多祐祠成且久士民言於左布政使童公世奇謀樹碑以垂永世世奇公謂予嘗從事於文乃遣邱走千餘里來求予文之予惟兵家之要勇與謀而已矣忠不足則不能勇故勇者忠之發才不足則不能謀故謀者才之發不勇而謀欲集細事且不可而况於兵乎公名世之通儒也兵家之說諳於胸中矣封邱之役以公當之信如易所謂大人矣是役也易之能以正衆公有之易之出師以律公有之易之在師中吉公有之故延津忱以危言而欲留封邱誘以甘言而欲避公皆不爲動者可知公之勇矣宋參將踰河南而往李參將越山東而來公皆得其死力者可知公之謀矣勇而謀正而固可知公之

衆公卽營壘犒諸軍賊收餘衆退保腦裏村明日圍陳橋鎮時鄧公已遣都指揮趙玉率師千人居守玉不虞賊遽來倉皇無備士率皆束手就戮居民死者相枕玉僅以身免宋援師至前後數十合刃賊退走解圍去宋乘勝逐北斬首俘獲復倍於初比還封邱漏下二鼓矣諜者言賊屯黃陵岡謀復讎公復促宋追至長垣山東參將李瑾知公謀成喜曰會須共殲此賊帥師千人倍道來策應同追賊至滑縣境刃方接大雨如注弓矢膠液賊遂引去宋休兵長垣李亦引兵來封邱士民望見旗幟以爲賊來復讎男女哭聲震天公登城諦視則發笑曰此我軍也分遣人曉之乃拭淚相慶以爲更生捷音至省城鄧公大悅且命有司飭迎勞具公聞之不敢當乃之傍郡邑料理隄備事旣竣而還諸僚衆稱賀公曰將卒之功也某何與焉論者嘉其不伐明

奚以予文爲哉而世奇公用意乃爾蓋以俟夫籌天下之務者考焉而亦因以成封邱士民之志也公名金字國聲號鳳山無錫人山東布政使自右而左乃晉右副都御史今巡撫湖廣其績緒非涉封邱者不附見云予旣述此還世奇公復申之韻語俾士民有事於祠者歌焉其詞曰天命高皇握赤符乘龍陟降清九區霎時蕩滌羣醜汗乾德融朗揚華映寶祚永永幽明扶何物敢爾爲榛蕪劉六楊虎等賊俘鼓倡兇黨爭吞屠郡殘縣破毒且痛越魯窺梁安所圖危哉封邱床剝膚士民慟哭聞天衢高皇赫怒臨斗樞曰茲草竊干天誅吾有蓋臣聊試需摧爾拉爾如朽枯鳳山秦公名世儒蓋臣之儔偉丈夫謀勇兼濟誰能踰萬衆翕闢譚笑呼兵機徂處天機徂神乎神乎焉可誣猛將精卒何魁殊堂堂殺氣雷霆驅羣逆霧散走窮途封邱戚戚成于

所以全封邱矣然當時之人皆知公之全封邱而未必知其全省城也或知公之全省城而未必知批他方羣盜之吭鼓我軍萬衆之威使劉六等以次伏誅者皆緣公此一舉也雖然此偏師也公分守大梁猝遇機事而權宜濟焉者也當是時也脫有人言之於上假以河南全師而操縱之則諸盜魁不煩歲月皆在檻車中矣奈何公功成不居痛爲掩覆而人鮮能知之雖能知之而亦鮮能言之也厥後羣盜雖亦衰息而玩愒滋久百餘年來休養生聚者舉皆凋耗迨今尙未還舊於乎豈非生人之厄歟祭法云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封邱士民異時不容不祀公矣惟其志切於圖報故不能遲公之身後而於公之生前此祠之所由作也公行其晉保衡秉機要運徽猷樹偉烈以勤相我高皇光宅天下萬億年無疆之休天子方將寵錫華額以保揚之

庭後寢規制宏廠倍於舊觀矣君子曰禮也當武廟之初小人繼續用政天下日滋於敝歲辛未劉齊寇發楊虎甲興聲搖畿輔遠近傳聞京師震恐莫知所命中州之地數千里環州縣以百計賊鋒所過焚廬舍殺長吏馳突齊魯傲然不復知有東吳矣是歲之春見延津兵火大舉先生度封邱必不免匹馬來救登陴大呼誓與城俱晨夜展畫計軍實倡死力而伸儆之以禦危急日有吾在爾無恙也爾民不用吾命者死於是民知感奮咸有鬪心會宋參將出師河北疾驅不可止先生移檄請留果得強弓數百佐吾吏士詰朝出剷脚之野生擒渠魁二十有奇由是賊徒宵遁不敢直窺封邱孤城賴以獨完先生書生也仗劍一呼生全萬戶雖虎臣謀將之所不能若於以知儒者之學果適於用而橐韃鉛槧非二道也先生既去河南之十有五年入佐

于清氣依舊搖桑榆嗟公有功渾若無掩覆曾不揚錙銖俄而天寵來神都
星軺望望山東途士民願款無地輸作祠夫子宫墻隅中庭高擁花攔揄儼
然輝表森碧梧香燈瑞靄相縈紆歲時老稚紛踴趨牢蔬滿案酒滿甌心事
稽首動批敷願公作相傳臯徒追綜兩相陳計謨隆我王道齊唐虞法宮深
處時都俞元化銷盡金甌固高皇寶祚天壤俱

重建鳳山秦公生祠記

江陰張袞

監察御史

嘉靖丙戌秋七月前河南左參政今戶部尙書鳳山秦公生祠成公諱金字
國聲常州無錫人學者稱爲鳳山先生故號云祠在封邱學宮之傍由櫺星
門而入西折五步則祠在焉門東向後爲堂三楹中奉先生之像實邱民昔
所自建出廟門東望數里則公提戈遏賊處也縣令龔君治茲復增大之前

參政秦公生祠記

麻城曾大有提學副使

聖王建萬國以親諸侯凡岳牧之官於君爲屏翰於民爲師帥勢分雖殊而安危相繫其勤民也有禦災捍患之仁則其得民也有存愛去思之義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正德辛未草寇劉六劉七崛起霸州與其黨齊彥明楊虎輩橫行畿輔而旁午於山東河南荼毒生靈溷汙良民遠邇騷動春三月賊騎數百突至延津縱火焚譙樓勢益猖獗民鬪無志人人自危夏四月赤幟翺翔自陳橋鎮西上驚塵蔽野封邱有剝床之漸河南布政司分守參政無錫秦公力以爲己任挈舟北渡亟至封邱則主簿賈泉子然獨立保障無具井邑可屠岌岌乎其殆哉公乃申法令繕軍器募壯勇固保甲飛芻輓粟於隣疆堅壁清野四境戒嚴時有宋參將者以驍勇稱奉命討賊傳檄

天子歷禮兵戶三部尙書去民益遠民思之猶參政時也是豈可以強而得之哉縣學諸生以令之命謁行臺請予文之以識祠成之歲月余觀是役也有三善焉恩懋茲土民不能忘從而俎豆之是故得祭法有功則祀之義祠不他度必於學宮以風示先王之道是故得詩人獻馘之意伐木爲材程民之力而民不告病時不書勞若魯僖公修泮復闕之爲者是故得春秋爲教之旨具是三善而持此以觀人心百世可知也予乃復進諸生以告之曰爾民不忘先生之恩謂其救汝之死也爾士嘗聞先生提學於茲尊孔孟黜百家以端本範俗爲賢至今梁之士出先生之門者號多賢人君子而大道賴以丕顯則夫保爾之身與淑爾之性其恩之大小宜何如也諸生皆頓首謝曰命之矣永不忘於孔氏之庭

成康濟之功非胸中有甲兵者其能然乎至若虎將提兵赴幾嚮應則公之忠誠有孚可比於賢從之吉也否則猜忌自用而訑訑然曰吾有完畫矣奚必因人以成事適足以僨事而已公以矢志匪躬宣勞屏翰與民立命而天下莫與爭功與人立功而天下莫與爭能可謂全德也已宜封邱之人感公之仁勇而生祠之公之勳名駿發且方興而未艾也公諱金字國聲別號鳳山恩懋茲土敷歷中外今轉遷山東右布政使而斯民去思若是利澤之入人者深矣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他日功垂旂常勒鐘鼎當益信矣斯祠之創始以癸酉冬末落成於明年甲戌夏五月秋七朔日記

秦公生祠記

吳郡徐縉

翰林學士

祭法能捍大患則祀之而王制亦有受成於學之文則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已過延津將渡河而南公邀之弗果來復以忠義激之始移兵至賊火已舉於城東之剷角村與參將宋振決策誓師振旅而以鄉兵援之公自登陴桴鼓以作士氣俄頃遇賊於剷脚村我武惟揚再戰再捷遂北五十里斬獲甚衆公曰烏合之徒可以殲之前禽之逸無幾矣奔殿者盍要擊之由是生擒孟林等二十餘賊奪回婦女牛馬數百計獻俘訊馘饒歌載路瘡痍之民稍得安枕公復論功頒賞訓練精明邑令張守繼至受成於公戰守有備賊三至三却民無恙矣闔邑老稚扶攜相慶感公之再造而不能以忘報乃以生祠請於令令曰茲義舉也闢地於泮宮之右建祠三楹歲時禱祝終矢弗諼庠生高雲漢以張守之命屬予爲記夫君子匡濟素養於平時而勳烈每成於事變方劇寇鴟張人心洶潰百里之命危如累卵而公乃能周旋捍禦以

爲抗守之狀則又移書臺臣陳說利害要駐閩師合謀戮力相與冒鋒鏑嬰
矢石擊賊剷脚之野一鼓而殲其渠魁俘其驍銳復追至長垣捷奏天子由
是賊徒駭散奔伏他郡勢衰沮不復振逾月而竄於狼山卒於蕩平噫祭法
所謂能捍大患者非公其孰人哉當賊勢方劇郡縣披靡狐鼠進退莫敢支
吾至有迎降納款者遂使草莽逆豎橫行六州無辜之民備受慘毒當宁吁
食張皇邊戍僅乃克之向使典領方面宰制郡邑得如公者分布盤錯其間
式遏亂略懲之於始蓋不待狼山而後息肩矣公之功於是爲大廟食之典
與國咸休可也乃紀之以告來者詞曰武廟嗣服昊天降疵君側弗靖寺人
蔽之攘竊威福濁亂綱紀高下臆決僭擬天子淫刑峻罰動觸機罟神痾瘵
籲階禍賈怒頌頌羣仇嘯聚騷繹封豕豺獠淵藪逋逃隳突齊魯憑陵河華

詩泮水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是也前河南左參政今戶部尙書鳳山秦公
衷兵鞠旅與劇賊遇殪且逐之河北以奠在禮封邱宜有廟祠而祀宜在學
宮左右先是邱民感慕功德創祠繪像以奉蒸嘗久矣龔君來蒞茲邑復謀
所以廓而大之門庭堂寢百用具修巡按監察御史張君補之請繕表其事
於碑以示久永在武廟初閣豎專恣濁亂煽虐流毒海內羣盜竊發霸州人
劉齊等招集亡命斬竿揭木出入齊魯間有楊虎者爲之爪牙所過隳突殘
破城邑賊殺長吏燔燒剝剔流血成川積屍爲邱兩河南北悉被蹂躪不復
能制遠近繹騷撼搖畿輔鉦鼓之聲震動數千里已而長驅京洛攻延津逼
封邱時左參藩司率先捍禦羣議洵洵謂宜宵遁以避其銳公曰封邱扞蔽
省城吾當與之生死耳獨策馬登陴急選車徒鍛矛矢申畫曹伍訓厲勇敢

塵蔽野羣心皇皇今太子太保南京戶部尙書致仕鳳山秦公時爲河南左
參政率先捍禦申法令繕軍器募壯勇輓芻粟又陳說忠義邀參將宋公振
協謀併力擊賊於剗脚村再戰再捷逐北五十里斬獲甚衆於是賊勢衰沮
奔竄他郡不得犯汴省全汴生靈獲免於燔燒剗剔之厄皆公之功也癸酉
歲邑人相與謀曰公實生我無所爲報若之何迺建生祠於學宮之旁爲堂
三楹中奉公像歲時拜且祝曰願公福履無疆以慰我去思後邑令龔君治
因民之願加拓焉嘉靖戊戌歲侍御石沙玉公按部至茲邑顧瞻公祠則歲
久丹堊漫漶棟宇摧圯碑臥草莽間迺命邑令出帑羨餘若干緡撤而新之
經始於是歲八月望日明年五月朔日落成侍御公謂此舉實繫風教移檄
命夢圭記之竊惟太保公有大功於茲邑故遺黎咸能誦說又具載少宰徐

吞噬咆哮長驅中夏屍邱血渠殘破邑居焚剝剝矢蕩爲邱墟畿甸震驚宛
洛感脅窺我延津得之訓諜顯允司徒參藩於梁秉鉞褰帷齷其獬狝倬彼
封邱洛邑之屏扼其吭咽捍我要領我鍛我戈我服我矢王事孔棘示以必
死羣譁弗臧神機潛握遮留闔帥相爲犄角虎臣桓桓蛇矛如湍執信獲醜
截腦裂肝奔潰顛踣鹿駭狼竄大憝肅清綏章有燦迺慰迺止梁有厚喜家
室謳吟荷鋤負耒梁之城隍惟公殿之爾哢爾蠶惟公晏之以削以築爰卜
斯食於樂泮水作廟翼翼醴醑脯坎坎擊鼓稽首拜舞願言多祜考茲新
宮丹雘攸崇史臣勒辭以紀膚公

重修秦公生祠記

吳郡顧夢圭

提學副使

正德辛未歲劇盜竊發畿甸猖獗齊魯間已而長驅入中州攻延津逼封邱

侍御公神明正直轡軒所至鋤奸擊邪有望風解印綬者於封邱復舉斯典誠欲百爾有司覩太保公之榮名始終如是民之去思久而不忘如是咸奮志倣德易愒愒爲循良於民生豈小補之哉或曰太保公學殖醇正嘗視學中州得士心迺移諸參藩則義以捍國仁以庇民學殖爲之基也吏茲土者曷可以仕廢學雖然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孰無是心矧國家同文之教士皆誦法六經出而仕者仁義之旨講之素矣所患自棄其學焉耳有志於追美前烈仰體侍御公激勸作率之心者尙戒此哉太保公名金侍御公名瑛皆常郡無錫人

重修百里嵩使君廟記

浚邑高建

舉人

生能德被於民死則血食於廟遂古以及今有自來矣祭法曰法施於民則

公縉學士張公袞所撰碑記中無容贅矣惟侍御公表前列示後勸之至意不敢不以告我吏民夫國家命官士君子用世凡以爲民爾藩省郡縣吏藏否關民利害尤切平居爲之省刑均賦安養生息不幸遇禍變鞠躬盡瘁死生以之斯無曠迺職也方今承平久澄汰甄別之典雖行而所以感人心端士習者或未得其本吏惟簿書期會將迎供億是急而民務往往莫之究心下焉者嚴刑以術能濫罰以濟私吏乃爲民讎矣平安若茲安望其盡瘁於禍變如太保公之救安封邱者哉今歲中州大水平原匯爲巨浸民多死亡流移而吏茲土者能殫力賑卹不違啟處者幾人救荒若茲禦賊可知矣漢時循吏率徵爲公卿或賜詔賜金褒美洪武中用重典吏恇惰者未始假貸故漢循吏最盛明初藩省郡縣彬彬乎奉瀟愛民謂非激勸作率之功可乎

靈應請公禱之公等遂謹齋沐率邑耆髦誠懇者懷椒醑詣廟禱之不日而雨後不禱則已禱則昭答如響卒獲西成意者以爲神之惠而公之誠敬所致也異日命鄉人樂彬與同閤人張祐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竊惟使君生時爲國藩屏爲民司命上以忠於君下以惠其民惟精惟一感以皇穹錫以豐年當時俗民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然何其到今猶能靈驗若是耶曩者鄭洪遷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顏真卿爲監察御史決平原冤獄而雨比之暴疋巫積薪自焚者奚啻千萬雖然其恩止及當代未若使君之德及後代於斯爲盛願刻石以紀其德將遺來世使不泯焉於是衆乃僉允請余爲文辭不獲已因錄此以警仕是邑者蓋盈天地之間者氣而已矣五行順布四時成序所以能爲感應者雖其天人交爲亦氣使之然也使君之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苟有忠於國而利於民者亦載在祀典大河之南曰汴汴之內屬縣十有六而封邱其一也縣之東北僅七里有廟焉世以爲使君百里嵩廟又稱廟址卽使君塚塋考於傳記迺東漢人也嘗爲徐州刺史到郡適當歲旱行於境內部車所經卽雨東海金鄉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驛不至二縣獨不雨父老請嵩至入界卽雨民咸被澤自國家有天下以來建祠祭祀天德九年自春及夏不雨沙磧銷鑠草木焦爛咸致祭於山川縣尹劉循問於衆曰天久不雨恐傷秋禾禮宜祈禱傳不云乎蓋天之高不可以自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境內禱何神而可消旱災者乎衆皆曰縣之東北有使君廟遇歲旱禱則

捐遜草莽焉優游遐僻焉以和樂由由然而不知爲之者第知侯之賢初不識侯之面比聞其信宿將以去我也乃相率攀侯之轅挽侯之衣以快覩侯之光範雖欲留侯不可得然猶未知旣去而不能不爲之懷思也今去矣凡爲吾民者有樵採而登侯之提防者相顧謂曰我等寧處永息昏墊吾侯之功侯之隄防固在侯則去矣夫何爲而不思有耕於野而憩侯之介止者相顧謂曰我俯仰永脫饑寒吾侯之賜侯之介止依然也而侯則去矣夫何爲而不思有跂足而望其廟學者曰奉聖賢之祀事濟師生之講習吾侯之指授侯之茂績也不侯之思而誰思有循墻而緣其倉庾者曰儲豐年之有餘待荒歉之不足吾侯之心盡侯之偉烈也不侯之思而誰思又復有衣帛而啖甘者曰此文此味出於吾侯一蒔藝之桑棗有相勉而相戒者曰此懲此

誠感於天公等之誠感於使君以及於天必獲嘉應信不誣矣因附其詞曰
使君疇昔兮載出守徐民服其化兮迺安以舒爲國藩屏兮祇憂歲旱經行
所部分甘雨隨車作廟在斯兮歲時以祀饋羞具潔兮誠懇至備使君之來
兮旌纛陸離佑我孔多兮禦災出崇河水洶湧兮山嶽嶽使君之德兮山
幽水深俾民效慕兮春秋匪懈千萬斯年兮無古無今

袁侯去思碑記

清平張天瑞

翰林侍讀

有桐帽芒屨野服而黃耆者數十輩及吾門長跼拜且泣我等鄉人封邱世家足衣食閑禮教爲子孫者服生業不圖我賢侯一至於斯也今乃爲當道者奪之顧已舍我而榮遷去矣嗚呼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豈弟如吾賢侯者以父母吾民乎方其未去也而吾民安居焉笑語焉飽煖焉市井焉以

者乎於是衆稽首至地爭以進曰然吁吏不難於治民而難於得其民不難於得民而難於得其心吾聞侯之去封邱也蓋久矣而民之思之匍匐數千里必欲吾言而識而弗忘非深有以得其民心者而能然哉遂次第其實俾歸而刻之石以告諸將來者

縣令張公生祠碑記

邑人高雲漢 知縣

蓋聞天下無事則用之以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以戰勝戰勝之事蓋天心仁愛恆以此警世之爲君者明正德辛未霸之劇寇起而爲盜推劉六爲主盟劉七齊彥明等爲羽翼自燕南橫行河朔時闖甸服復從晉冀轉侵齊魯青徐之地已而西行由梁靖口直指封邱電奔颺發無敢撓其鋒者時大參秦公分守大梁道渡河北會參將宋振頓兵於此相機勦除斬獲甚多賊遠

勸實始於吾侯一書歷之薰蕕逃移者復日非吾侯而誰復荒蕪者墾曰非
吾侯而誰墾向之健訟者俗不爭曰吾今始知吾侯之教我也向之患盜者
夜不驚曰吾今日始知吾侯之安我也以至酌量馬政而高下適均科理糧
差而貧富兩便刻意興除而巨細畢舉與凡鄉社有學壇壇有制急遞有舖
略無疎虞滲漏錯疊之可舉者此皆吾侯才識之遠操存之正籌畫之精且
專所致也今則爲高翔遠舉舍我而去而吾民之思何日忘之茲將伐一石
以識吾侯之德政且以寄吾民之心思仰惟執事職太史事乞一言不靳慰
吾望爲吾民幸噫嘻吾方訝此輩奚從而來也比聞其所謂賢侯者乃從而
質之曰所謂封邱之賢侯者得非向時巡撫中州當道特疏其名以聞命下
爲旌異以屬庶職袁姓仕名良輔字湖廣棗陽之世家宏治癸丑之名進士

披靡東南走陳橋集公復令勇士開門突出追戰執王舉斬劇賊孫虎外得二十餘級凡所擄者悉奪還之十二月十九日賊衆復從長垣路來寇聞公戒嚴下砦中野不敢近薄晚遣數十餘騎各執鐵鈎渡塹攀城欲上公督巡邏兵校矢石交擊遁去正月二十七日又從皮子岩過劉光店驅鄉民作雲梯決意攻取公率衆迎戰敗走追至小寨生擒賊張浩斬首九顆凡三次皆捷城池人民卒賴保全及盜平功奏朝廷行將內取大用部治孟尊劉璋馬駢等相謂曰禮曰有功於民者祀之祭法曰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祀之今張公殺賊保城數萬生靈得以全活厥功與德稽諸祀典有光矣吾人可不建立生祠歲時圖報乎遂卜地於教場之右剏祠三楹塑公之像落成之餘偕來徵余文以記其事予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彼活婦女老幼而退以保其

避之蓋四月二十三日也越六月涇陽張守字惟約適應命來尹茲土親友咸吊之公遂以虞朝歌自任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復以裴晉公自誓曰不與賊俱生乃如龔渤海單車之部任厥事焉首閱城池嘆曰不可恃次閱器械嘆曰不可用次閱鄉兵嘆曰不可使乃更開誠心布公道先固結其民心然後相與築城視昔高二丈厚倍之其雉堞堦口飛樓墩堡敵臺門宇責日就緒巖阻難近相與鑿池闊四丈五尺深丈許外復鑿重溝深廣與池隍準大堤隱起折遶難入整飭器械其弓矢刀銳旗鼓鎧仗之類無不精好有警則率衆登城無警則會衆操練士馬勇銳無不一當百者至十一月十三日劉六等有二萬餘衆復從北來破胙城延津卽來犯封邱初攻西門移刻四面攻圍公與教諭何翰督衆提刀登城奮身先射賊自辰至酉賊勢

公才而大用之會會城邑令缺遂交疏協銓部調公就道里之任意不口口
口口口口是去矣去之日道封境東士民匍匐數十里迓公公至踴負公鞬
蹻數仞上擁呼不已祥民迎至者僉曰封其無人耶胡傾邑而來若是公感
是亦爲色動眷戀不忍去然以伏簡命及當道促公急宿不容再而轍不可
挽矣余嘗聞之先達云自唐虞逮周制官弗易方官方輒易者至明朝最夥
任不必久而局不必結也然其地非要會則不以下其人其人非魁杰則不
以下其地人與地蓋兩相須焉封視祥有間矣此公所以去封而遷祥也迺
其建勛發譽則自封始夫燕角荆榦隨地皆能爲良一得一失則人有忻戚
之異此祥所以利有公而封民恆思之而不置故於公去獵歲謀勒公績於
公之祠公諱鯉號翔溟登庚戌進士山東平陰縣人家世積學好施公幼負

城者是能立功而不能立德坐待民遷得避賊酋之鋒後赴其召者是能立德而不能立功千載之下令人兩憾今張侯既能全民之命復能保國之城功德兩全顧出諸昔人之上功德至此亦偉矣民之建祠顯報固義之所不容已耳抑又嘗思之漢王賀有云活千人者子孫有封今張公所活之衆不止萬餘後世之封豈在翁儒之下予是益爲慕之故慨然援筆作記俾歸而鐫諸石以傳諸久遠焉

邑侯張公去思碑記

邑人邊有猷

布政加
太僕卿

吾封父母張公任封歲餘調祥符去祥符隸郡城封實附郡城近地爲之北藩扼南北咽喉往來乘傳者近避衛地多過吾封故封令易售知當道先是兩臺及監司使者按公治封狀累牘上聞迺遍擇兩河劇邑以待公蘄再試

地則民得上貸官錢置牛種耕種倉廩不以擾民牛額不以增賦彌盜釐姦
表閭建祀課役立法諸德政凡三十餘條已鐫縣署之左難以悉載茲惟述
民所以思公之意與公所以繫民思而弗諉者用勒不朽蓋公遇事飈發至
退思轉計又未嘗不諦審機宜動中窅緊要於當不可使易而已如舞文去
矣其廩浮於歲則給帖緩征武斷於鄉雖所愛必撻痛懲而力禁之俾嫚媠
不得及士并鄉大夫奸宄黜矣餘黨芽孽以次剪滅除惡務盡使跳梁子弟
有所怵創而易其邪心課役省矣添搭火耗處辨自官吏罔侵牟民亡敗產
至種馬一付校人編派合審衢里絕不擾民民財力并得蘇息以至活民命
於數十年之後則積貯最多布棠陰於滿徑之間則勸課綦勤廣置社學鄉
約爲貧士具饘粥則訓聚猶在貧爲構廈死爲具棺鰥寡流移俱得仰食縣

穎質勁氣姿性敏給及器宇恢廓識量有過人者始抵任登堂鳴鼓據公座
列羣吏胥隸其下嚴凝肅穆人欽若神明事至片言立決秉鑑持衡犂然得
體舊邑事吏役得關其說伺上進間獲利公蒞任凡遇因革損益利害稜稜
獨斷不則謀之鄉大夫若民左右莫之敢近廝役凜凜奉三尺唯謹與之金
則辭卽有受焉者詰之輒自暴且願私出金囊中還素所攫取者無令公知
也至愚民誤抵禁刑者多撫恕之故人謂公能用寬猛隨民欲惡其餘威遺
澤猶足以折強凌之氣而養閭閻之和俾後之人可帖然而施以吾治公之
政大率嚴於吏而寬於民興一利必先黜一害如其蒞政以來屢屢排大難
祛大疑解大獄辟大愆力可用民而與之休息事可逢上而任怨不辭又如
追補藏金則不至遺罅將來重征賠累減折稅畝則民漸復業歸田開墾荒

其覆露吾封者猶之乎祥也嗣公而牧者凡爲民有所請乞於上公爲緩頰得所欲士民瞻謁公皆軫爲宿衽之赤子倍加軫視且其餘澤波及者固未艾也民豈能忽然已乎今公治歷三載行且報政天子大沾寵錫異日晉勛闡瑣佈膏中原民且將歸休乎君而終請命焉用是直述民情而漸諸石如此於乎誦義靡窮者士也嚮其利而德之者民也就民情可驗吏治誰謂直道在人心者可容泯哉

封邱縣治題名記

邢臺胡以祚

知縣

萬歷甲戌春余奉命來知封邱事考誌邑在春秋爲黃池諸侯盟會地累代易多迨我明興疆理宇內分隸開封郡縣官舊無題名碑臧忒靡稽後罔攸勸是誠闕典政暇謀諸僚丞董君簿邊君咸曰可抵冬乃召工鑿石裒集皇

官無使凍餒則流亡懷之封疲邑也然自漢興以來號爲難治得公邃識長材煦育而振盪之乏可使羸勞可使寧漓可使醇競可使恬謂非其洞析利害旁燭幽冤寬嚴得體永愜輿情者能至此哉則夫民之思公不置與夫公之繫思於民者當去而彌殷久而勿替是之構堂而祠之勒名而紀之又寧有所私於公耶史遷固紀循吏必曰去後見思又曰文武不備良民懼時如恭茂伋祗輩數人任情治任法亦治公政固未竟實具文武兼材而莫窮其用而必欲執其人爲公券視古不畸重乎或曰姑無論其人卽其治如三善三異已足流傳至今子言何纍纍也且公祥政更自喧赫茲其能罄乎噫吏茲邑而靡所建豎吏其恥諸吏有所建豎而邑弗傳邑人恥諸且視公治祥者先視公治封視公之有造於封當視封人之繫思於祥也公雖去封之祥

民殫布聖天子洪仁以無忝古名牧茲余題名本意若徒誌宦衢之升沉紀歲月之久近而已茲祇塊石其奚取於名又奚事於題名

儒學題名記

邢臺胡以祚

知縣

嘗考文教之興自唐虞分命以來載在典墳卽有專司所以美倫厚俗俾還親睦後世郡邑星列歷代因之亦各置以廣文分教一隅與守令共相師帥翊贊嘉隆前甲戌歲冬余旣建縣官題名碑於儀門之內用揭前輩風猷學諭桂東李君司訓仁齋劉君二泉趙君咸興起焉詣余曰儒林亦重地使無題名往昔履歷賢哲姓名與時顯晦願借重揮記俾永其傳余將辭之思縣已立題名碑矣義不容已遂應之曰唯唯且巒序之設作人風教豪傑淵藪衣冠禮樂之區道德文章之會雖古道綿邈醇化風微而秉旌徽典鼓鑄良

明知縣孟志仁以下若干人縣丞張宗海以下若干人主簿游藝以下若干人標厥姓名鄉貫及出身履歷爰記之且夫名所以考其實也匪實曷以定名匪名何以考實稽古名實俱茂璀璨青史若季冉宓巫以儒吏名龔黃卓魯以循吏名召信臣以父名杜詩以母名虞張寇賈以才吏名率皆宣上德達民瘼綏我蒸黎沒世有餘思焉至操切鞭笞號若蒼鷹乳虎非不欲獵取時名然戕我嘉師重傷元氣貽訾多矣後之眎今亦猶今之眎昔顧茲往牧雖時移跡寥若罔徵述而父老口碑嘖嘖不泯誰淦冰蘖以廉名誰厚囊橐以貪名誰惠以鸞鳳名誰苛以鷓臬名誰喜其來徯若時雨誰幸其去解若倒懸徽惡異施恩讐殊情百世而下辨若蒼素吁可畏哉余立茲石妍媸靡遁袞鉞有嚴俾官斯土者一指顧間勃焉思慕惕焉思懼各欽厥司奠我生

封邱縣志卷八

藝文

傳類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於蟲牢

左傳魯成公五年

冬十有二月己丑同盟於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

靈之難

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平邱

左傳魯昭公十三年

晉成虜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

術森列與昔弗殊也暨明興振刷文教培養人材彬彬庠序間於今二百餘
禩號爲極盛景運醇穆大率皆賢卿碩輔交勵和衷所致然皆自學校醞釀
此誠治化首地顧率正純疵關斯文升降其砥節礪名禩英懷才之士固嘗
相望於茲土如遠跡難尋風韻斯泯使後生繼進弗聆鐸音抱生不同時之
嘆則勒名貞珉用記今昔斯非懿典哉名一鏡石口談不朽今之列學宮採
芹藻又皆知言之士其必指之曰某明心學靡事口耳某闡理窟靡徒訓詁
某克端模範媿休蘇胡之風某不振化機陶成忠孝之俗其所以延國脉接
隆古當有所歸矣記既成三君誦之顧余謝曰命之矣尙其致意於斯是故
勒記貞石立明倫堂之左

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辭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
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
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
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
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
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
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
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
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
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

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邱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譏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譏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八月甲戌同盟於平邱

左傳魯昭公十三年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

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傳魯哀公十三年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

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郟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於平邱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於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誥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尙書黃公傳

大梁李夢陽提學副使

尙書黃公者封邱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克讓始徙封邱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黃公初明兵起思豫掌太常寺以罪編氓杭州己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杭州封邱洛皆有黃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於張生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後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尙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

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
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
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
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
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
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
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
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
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
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

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爲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綬走爲右史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者哨衆抄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於煩苛宜少寬養而闔官以方貢橫歛公抗不從闔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羨餘充之又勢豪馬快船積萬安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錮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之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

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參議參政進右布政使轉湖廣左布政使
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尙書改左都御史尙書仍舊黃公廉
峻直執遇事颺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
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
印諸寮事之卽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猾也善權顯貴人
常奪民蘆場顯貴人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參議督松茂諸倉
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參政如崇慶
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翌日清其囚
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
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堊塗其額

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悞太宗北往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
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略似馬周吁喩一德密畫
顯斷萬機積覈局體一變成化間忠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邱巍然輩出
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
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
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宏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蘆氏金陵安福咸稱
名區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
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失仲毀譽進黜氣燄滿盛公卿歛遜正德以
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飭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辭徵頌鏤板鐫
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弦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文一變然黃

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首
効參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捕豪奸張鋼乃於
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
爲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
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毀庵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
大懽悅無不願爲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攜子女拜送路傍者公旣官六曹益
無所顧避威稜截然改掌憲院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
五十年慙直崖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居無
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奏議及政績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
參同契號精一道人蟾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曹尙書官之北斗

不三舍公嚴禁門者毋得內鄉人刺仁民重士力挽靡習導之節儉邑用大治久次當徵以不阿時宰當事奪其荐僅量移晉陵郡丞時論殊惋之爲公立祠肖像祀焉公怡然曰莫非王臣何地不可以自効時孟河鹽徒出沒海上日殺官兵二千石不能制公不動聲色設方略擒之尋授戶曹郎轄鈔滸墅關廉平惠商繼守蘇州緣艱去後補西安守西安天府也合屬所上賦金以鉅萬計例有耗羨充公費公惟手自登記悉佐公帑絲毫無所與前此未有也會劉曄叛塘報洶洶或勸公家眷宜亟回公曰吾家人動城中人俱動矣乃披甲胄厲氣巡城有平原睢陽之風夫人劉氏公嗣卽後司馬公之靖立宅內井傍亦慷慨誓以死後賊擒城保以制去復補常州守課最爲三吳第一舉卓異尋進山東按察司副使飭兵霸州公按行諸要害扼險設伏賊

公爲左都則鑑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省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之否耶斯爲政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奏草自泯其嘉美視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邪江潮食鹽錢鈔民苦包攬掎勒呻吟公爲尙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中鏞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魯衛鎮撫宣姊生子紀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部司務桓光祿寺署正公卒之日皇帝驚悼遣祭勅有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太僕邊公傳子之靖附

邊公諱有猷字克壯號南亭本邑人成萬歷甲戌進士初授長垣令垣去封

兒遠離安忍至己未始殿對初授太湖令湖人有神君十政頌時湖賊狂逞人心騷動公力爲剪除餘孽解散當事者首錄公賢調繁興化環邑多水力農者寡公諭以魚樵利令民貿鬻爲資時海寇出沒無常屢爲民害前令莫敢誥公設法擒之悉就膏斧邑人深德之公家學甚富尤樂於興士講學其評文甲乙不爽興士靡不心折有課士錄行於世後獲雋者率公素所甄拔人咸服其鑒徵入武闈行至鳳陽道中聞冏卿訃信公哀痛亟旋命家人往取百口其歸裝僅圖書數篋而已外此一無所有興人聞之無不流涕曰我侯清苦一至此乎全爲公肖像立祠抵里營葬畢廬墓三載每晨夕不離服闋補河津令其惠津者猶湖興也懋績益著擢兵部武庫司主事尋督餉山左暨本省稱旨晉級其提督武學也人稱爲飛熊夫子會都城有變公分

或驟馬禦人者多設伏擒之境內乃安未幾以參政飭密雲兵備威望振徼外尋進廉訪使連進方伯晉秩太僕寺卿備兵密雲如故或謂公地望重稍委折督撫可唾手取公笑曰盛年矢柏舟之節晚年效桑中之期吾不能也遂具疏乞休疏三上而始允歸則鍵戶却掃日以課督諸孫爲樂敦倫訓俗臥林下十餘年無一字爲人居間得過鄉黨朋友公以矯節完名壽開大耋屢與鄉飲前部使者御史中丞薦剡謂羽翼世道冠冕人倫信哉前邑志屬公手撰其文詞典雅尤爲諸作者所莫及云年八十六歲卒入鄉賢奉祀子之靖字國柱號成南登萬歷丙辰進士方放榜僕人持家信至聞公父罔卿病劇公卽出都就道兼程抵家罔卿曰汝捷南宮來矣喜溢於色病稍愈促公曰我病事小汝殿對事大急去勿逗遛公曰功名身外物親體尙未大愈

輒冠軍餼廿人中緣數奇遂以明經起家授魯山訓導先生雖官寒氈乎凡事關民社者輒侃侃言無忌諱會郡王有吉禮直指例爲文以賀命先生具草進先生下筆數百千言倚馬可待先生以古東湖教士法約束諸弟子諸弟子率蒸蒸向化有鄒魯風二千石器重之試以民社令署口邑篆先生游刃有餘尋以直指薦遷阜平令阜平隸中山割五臺麓而治焉先是先生未下車礦瑯挾官家勢橫甚魚肉小民掌大赫蹄下邑令所令奉行逾尺一詔無賴子竄籍祇候中爲瑯耳目諸朱符鐵繆交于道當之者輒闔門宵遁去無賴子羣起索閤并賄賄不至則曰某家某地當礦基荷鍤畚者千萬羅戶外卽層樓畫閣頃刻爲九淵矣先生入境問父老所疾苦父老一一言狀先生曰此令事也無愁苦父老爲受事後卽盡速不逞子弟竄籍祇候者嚴治

守平子門擐甲露處忠勇彌奮適上巡城至公所曰凡有事於城守者不當如邊主事乎遂書名於御座時議遷公爲本部員外郎緣彼時當事者投刺事覺累及公然彼時所投刺者不獨公也衆皆易刺期瓦全復勸公曰應上訊亦當如是刺公毅然不從曰如是則欺君也吾寧甘譴謫安肯蹈欺君之罪果被斥歸里杜門謝客著述羣書訓迪子弟輩暨諸孫修行勤學皆列膠庠有蜚聲公雖世裔而家素寒儉布袍蔬食饒有餘樂服履率敦樸卽時尙屢易不渝常度有古君子風巡方者灼知公賢屢騰薦起用公堅意以衰老辭年七十八卒里人咸思慕之祀興化名宦今議入本邑鄉賢祠

李公實政傳

趙賓

刑部郎中

李蓋軒先生諱曰敬字伯忠家世平邱人少治舉子業卽好倜儻畫策屢試

惟以裕國通商爲務無染指未幾引年去春秋逾八表稱上壽子狄門龍門
讀父書咸以風雅稱名士諸孫念門遊太學訓王畿士喬岳丙戌捷南宮弦
佩爲名御史視醜淮上督兩江學政摠以先生爲瓜瓞云野史氏曰前朝蓋
雅重甲乙榜云士不由甲乙榜起家卽才僑胥而學董賈卑卑無出頭日乃
若蓋軒公之爲令慟哭草疏視權璫如伏雛其倜儻磊落固有太白令力士
脫靴風先生豈其苗裔耶何奇氣之相類耶甲乙榜豈足限人哉甲乙榜豈
足限人哉

賦類

縣署小亭賦

薛瑄

嘉靖辛卯封邱令味泉主人作園亭于縣署之隙政暇則遊於其中適氣體

之閉犴牢中極詆中官違制害民具疏草慟哭上之大中丞大中丞力止之
噉反以阻撓礦政馳驛劾先生賴人主知先生廉而毅僅奪俸三月而一時
官先生上者俱咋指無人色璫祇候者絕跡于先生之四履阜平得安堵無
幾何撤璫璫父老子弟斗酒相賀曰今而後吾輩獲安枕矣于是父老子弟
伐石五臺山立豐碑于中使開採處先生流風善政遂與五臺峯巒同萬古
矣而父老子弟意猶未已闢一畝宮肖先生像于康莊歲時伏臘執豚蹄斗
酒羅拜者若崩角先生公餘製臘屐徧遊五臺臺各有詩諸衲衣同父老繫
先生馬首不聽去先生亦出躋勝具徧躋諸名勝搦管自紀其奇至今讀先
生遊記其風流猶在目也秩滿擢岳州別駕別駕職權沙市稅諸巴蜀之丹
漆幢布織錦紈扇椅梓松杉臚臚脚尾蔽長江自青天而下貨山雲集先生

幽林翳花氛則有野行之趣雲閑鳥還則有遜世之思風清晝白則似羲皇之景昔人所譚吏隱將不在是乎蓋聞達人適志君子安土悲鄙夫之患得空勞擾而徵逐羨曾點之春風眇石崇之金谷登斯亭者尙其知吾之樂

風俗利敝圖說

邑人邊之靖

封邱古稱封阜距大梁之北西連河雒東接齊魯左蒲右衛前附郡省五十里後境盡復枕京畿嵩行環峙大河經其南亦河陽奧區也唯是世遠地遷青山蕩爲平塹九折洪濤徙倚靡定伊洛瀝澗王屋關陝及黑洋山水下流封實當之河屢決爲患城邑溟漭數月乃止又每歲霖雨數日諸水並匯自西南來滔滔汨汨漂漬民禾盟津以上可引河水浸灌田禾收皆畝一鍾至梁南北則不可灌淮泗以下用掣縴洩蓄以備燠潦乃朱旺以上則又不可

節勞逸一日臨觴欲醉興致騷然乃作園亭賦其辭曰予少居濩澤之湄遊太行之谷屋陰槐榆徑羅花竹水蒲朝旋雲岩夕宿及莊偶投塵組遊宦河澣幸邑簡民稀俗愿治易值吏事之多暇樂幽棲之閑適乃因官署隙地誅草構亭左帶黃池右隣青陵背封父之荒基面蟲牢之舊城追茅茨之太樸削山藻之靡文南隣院落半區北包園囿數畝苔蘚蔓延林莽叢簇命童子治畦結籬引泉移石植以河陽之花種以彭澤之林徙草榻于當窗陳書圖于滿屋時乎庭訟息吏人歸掃沙徑拂烏几予于是游焉休焉臥卽湘簟行旁林陰蘇簿書之倦目寬簪履之羈身摘花萼以泛觴汲泉流而烹茗懷祭遵之歌壺擬宓子之鳴琴時或久處思興習逸成鬱則染柔翰掀素楮玩古帖以臨池步虛簷而覓句頗以自娛奚求外飾且其地偏人寂則有山居之

贍升斗卽富者田連阡陌岑樓相望傾囊不能出百金厥土中下厥民貧而寡蓄婚喪田租動至稱貸乃民多惰窳靡轉物計督河使者輓芻乘插復無虛日徭役大者在臨德起倉糧倖索金索米騰貴騰賤與夫牛頭種大馬戶等項調劑維艱吏滑民醇書算地課慙患侵詭多端又河地時有灘淤而質誤歲無登減罷邑當此積弊非大爲刷剔倍加撫恤不可往上之人屢移他郡之差以及此邑復添額外之賦以益他郡詎知封民毛膚雖存命脈實枯有大不堪者哉封城無巨產市無千貲至倉廩殊匱舊縣東棄荒地若干頃前撫院曾公捐鍰令有司鬻牛耕種行未責實已而復寢今若略倣曩昔設官佃戶田之驅市民遊食者盡力南畝給以牛種歲收僅入其稅之半其半卽以與之後弗起科得粟可無算足實倉廩又革去斗級令邑人殷富者充

掣封蓋有河之害無河之利如此左三十里曰劉光集爲淄清梁汴通衢右二十里曰荆隆口則兩京畿大道也一名曰金龍口爲南北津要省會滌隘之地稍西則中灤城明初兵渡河之處一望鱗鹵無復沃野又稍西則爲于家店古于家渡也今渡口移荆隆口南北使者乘傳至必由之除郡城廩延二縣迎送供具外封邑令遙齎金攜饌往從之名曰協濟往返四十里餘思有沛焉須飛騎馳報往來匍匐不及則以是獲罪又近日大人先生避謁衛藩率多經胙城過封直抵會城及蘭陽去封冲疲蓋非昔比而無驛條鞭額驛站銀千餘兩乃左用列郡封供億不知所出民田南距黃河坍塌北接沙毛不種十沃土居四其六則沙鱗鹵磽糧多民貧河復累決冲突有全村盡沒者有半存者有一村僅存廬舍而林木一空盡斬爲芻槌者蒲襖力作僅

饌之漸豐也屠肆之漸煩夥也婚葬之漸崇繁靡也則省會之漸流在司風
化者折中而救其敝又獄袴之未盡減也吏役舞文之未盡戢也孤寡流移
之未盡安也與夫興賢育材表閭旌節之未盡舉也俟履任週歲次第而究
其成倅因明問俯詢謹繪圖條略數端具覽外俟詢訪備悉民情土俗再報

詩歌

封邱感懷

滄州高

適

諫議大夫
封渤海侯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祇
言小邑無所爲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悲來
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
山安在哉爲啣君命日遲迴乃知梅福徒爲爾却憶陶潛歸去來

之除輸貯正數外隨其豐歉俾自得出入數歲量增其粟登記入簿倉吏一人監之以防侵牟則倉役免賠朽爛而粟亦歲增可備荒歉凡此皆民牧事而非請決則亦不能行至種馬歷年既久類入條鞭一體例派無跡今斷宜復還彼處不然封靡澤藪芻牧駒馬復豈堪用宜另擇如古汧涇渭可孳牧處寄養蓋封邑別無所出唯是堅城重堤足避兵革蔽梁衛捍河患乃兵防則又全無可恃今議依司馬法及明初視地稍制民兵計地上中下三等約用其家三人或二或一春夏業農秋冬治旅所謂兵隱於農吾民卽吾兵也外是縉紳仕宦守禮恂恂儉質一如寒素士風端愿負氣徑直任拙守貞氣習不變於古恥爲纖鬻力田自給苦於治生或涉遊惰近稍有潛心下帷延師講學此亦窮而將變時也若夫邇來宮室之漸侈也女妝之漸富溢也謙

挽青陵節婦

劉丙監察御史

連理枝摧不復生，鴛鴦一去杳無踪。
塚頭猶聽朔風叫，疑是當年怨未平。
百年恩愛自相親，誰料紅顏翻誤身。
泉壤不必頻怨忿，青陵今已化爲塵。

青陵臺

伊陽高信監察御史

戰國韓馮有令名，至今夫婦死如生。
但知結髮恩情重，不顧康王富貴榮。
連理樹生旌節義，雙飛蝶羽表真誠。
吁嗟西氏空歸楚，不及青陵土一坑。

題翟母墓

口明詹雨監察御史

一飯恩成便有封，至今高塚勒遺蹤。
九原羞殺淮陰輩，尺土誰酬百戰功。

題百里嵩

使君到處沛甘霖，德政昭孚信有神。
鄭衛遺黎殊渴甚，澤民何處覓斯人。

登城北樓

北樓西望滿晴空積水連山勝畫中湍上急流聲若箭城頭殘月勢如弓垂竿已謝磻溪老體道猶思塞上翁爲問邊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無窮

封邱道中

范至能

西北浮雲捲暮秋大行南麓照封邱橫峯倒嶺知多少行至燕山翠未休

平邱懷古

劉

昌

提學副使

平邱盟會屈王臣歎息中原委戰塵千載夕陽消霸業一川秋色盪河津韓馮古樹枝連理高適新詩筆有神驄馬徘徊又西去欲從何處問垂綸

咏青陵臺

李義山

青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莫許韓馮爲蛺蝶等閒飛上別枝花

當官道鳴寒吹鴉聚平原噪夕陽見說民租當賜半不應在在有逃亡

寓釋迦院作

陳寬監察御史

野寺停驂日未斜方袍圓頂屬僧家四邊有路皆成水百里無田盡是沙
鷄犬不驚民少訟絃歌滿地縣多花封邱令尹賢如許好整青驄待聘麻

將兵封邱破賊

無錫秦金參政

仗節驅車冒險屯中原童叟半消魂天兵忽爾雷霆下草寇突然狐兔奔烽
火數村連白晝劍聲終夜繞重門百年還享昇平世猶愧書生謾策勳

贈宋參將克敵

總領貔貅下帝京腰間寶帶照人明一封鳳詔兵威重三尺龍泉賊膽傾榻
外肯教人鼾睡掌中坐使寇氛平停看奏凱班師日彝鼎爰題吉甫名

咏宋安孝友

廬陵楊士奇

大學士

一門孝友同天性爲愛封邱三鳳凰不見王家祥與覽千秋簡册有餘光

行張公堤

桂林包

裕按察僉事

高岡誰築障長河綠樹陰濃掛女蘿舟楫四來通扼塞柔桑千里自芄莠勿誇杭郡蘇堤美莫道龍門禹跡多贏得兒童音語好張公堤喚隔林波

寄袁公社倉

錫山邵

寶按察副史

許下相逢說義倉使君恩誼固難忘從星自可占風雨在野還應憶廟廊千載芳蹤追卓魯一邦奇蹟介嵩行從來我亦曾作郡聿覩封邑倍有光

感歲歉賜民租

姑蘇徐

恪巡撫都御史

征驂初發道途長風景撩人多慨傷夜雪堆時山盡老河流過處地皆荒柳

邱勳蹟晴空麗洛社耆英故國遙秀野堂中神署裏欲馮江雁寓芳謠

挽吳節婦

胙城李 侃舉人

皎皎冰霜節甘心自縊亡名垂千古重骨染九泉香樹冷花重發邱寒草自
荒古今無覓處拭淚寫新章

題吳節婦塚

邑人韓 鏗舉人

志操同金石何妨一夕亡楫舟無少玷桑柘有餘香累牘珠璣環邱草樹
荒棠花與連理雙美煥天章

磨臍潭

高 士庠生

積水虛涵一渚秋中揚外抑異常流波光瀲灩黃沙淨雲影輕盈皓月幽濡
露蒹葭增潤澤忘機鷗鳥任沉浮江湖念切希文遠四顧踟躕意未休

封邱遇雨

臨穎賈詠大學

和氣春雲九閣陰
郊原隨處望甘霖
兒童行禱皆持柳
鶴雀飛鳴盡出林
一雨頓看回萬物
三農何啻得千金
誰知司牧憂民德
果契生生大造心

封阜阻雨

山陰蕭鳴鳳提學副使

暑雨黃池北行臺
暫息勞倚欄渠瀏
決開卷篆煙消歲
歉防殘寇秋成稗
苗願操元化手隨
劑酌天瓢

秋日謁秦公生祠

無錫王英監察御史

沙霧當年收亂略
乾坤此地看公祠
寒城頌德流風近
秋路驅塵駐馬遲
草際碑存河洛潤
天中日送鳳凰儀
崇楣未展遺思劇
攬巒高雲愧獨知

黑山東下水如潮
曉傍祠門綰玉鐮
野老尙能陳往事
秋襟何啻挹奇標
河

堪嘆夫差爭主盟霸圖寥落水東傾千年遺跡餘芳草三月韶光鳴乳鶯珠
滿青氈團露細徑鋪翠褥襯車輕莫將舊事牽心府且放愁懷付酒觥

封父舊亭

聞道亭由封父營到今遺址近荒城歷朝錦殿全無跡此際閑亭尙有名千
古雲烟常聚散四時花鳥自分明應知今昔同清賞獨抱瑤琴對景鳴

翟母遺墓

英雄困餒正倉皇簞食恩施肯便忘孤塚人傳梁翟母古城名起漢高皇一
飯餽餉情偏厚百戰功勳報獨涼玉食萬邦應有自韓彭遺隴竟何方

淳于曉鍾

淳于村落曙光清到枕悠然何處聲夢斷忽驚蝴蝶散聽餘祇覺蒲牢鳴隨

中灤夜雨

建業楊 璧

八景詩

九五龍飛自江左三千虎賁搗燕京
滿天雨露望中土一旦雲霓慰此
岷信是赫聲動河澣盡驚時雨發
軍營夜深起向轅門望劍氣衝霄
星斗明

磨潭秋月

地面平開四望傾磨臍形勢此中
名玉波含霽澄然淨金兔窺潭分
外清樹曳源烟澄夜氣風飛幽籟
散秋聲高情靜對渾忘去欲向鳧
鷗一結盟

青陵古樹

青陵臺廢幾千年息氏雙塋還依
然追笑宋康徒悵望俯看蝴蝶自
周旋生平高節存榆柳不朽榮名
在簡篇古樹淒淒鳴烏鵲猶疑精
魄住林前

黃池芳草

黃河水西來一折一千里四折東流歸渤海
渾濤濁浪深無底舊傳一清三
千年聖人乃出天下安河水之清一何少
吁嗟至治何由還我願河水年年
清聖人在上聖復生千齡萬代當太平

邑堂卽事

胡以祚

知縣

幾載遺編探古今誰從宦海逐浮沉
箇中眼底拚清興惟有鶴音續短琴

又

長日森森槐酒庭幾回天籟樹中生
午衙低報鶴聲斷一陣南風滿座清
春日勸農

輕塵漫逐馬蹄飛拙令烏紗點夕暉
老稚歡迎填巷合杏花村裏勸農歸

中灤夜雨

八景詩

張鯉

風裊裊飄聞思雜籟蕭蕭動旅情誰識常鳴不平意却疑南郡有山傾

翟溝晴波

綠水平鋪一鑑張
波文細細颺晴光
誰誇織女能工巧
自信飛廉喜鼓揚
清淺浮空搖翡翠
澄虛落日炫文章
時將蒲劍輕飄拂
觸亂魚叢與雁行

中灤夜雨

洛陽李尙賓

教諭

一代昌期自有奇
機關默默幾能知
西湖縹緲龍文象
南土飛揚露布旗

渡河卽事

興國吳國倫

參政

黃河新水漫平沙
一葦中流四望賒
三晉天隨波震蕩
大梁堤築岸橫斜
尋源未遇支機石
奉使何如博望槎
來往不辭津路險
北風回首鬢雙華

題黃河詩

高啟

鳥不聞王系解束牲無主霸圖空黃池自是中原地麋鹿蘇臺未許同

封父舊亭

驟日驚波去不停何年神鼎鑄精靈從刊九旅開羣服只剩孤亭空遠堦林
入春姿邀鵠鷁沙浮晴色上簾幕一遊一豫真侯度夏諺于今尙可聽

翟母遺墓

蹙項中原未寢兵莫因雲氣識炎精可知祠母酌分饋始信封侯諂夏羹里
社維馨存歲祀松楸無恙避春耕王孫當日扶龍準漂絮淮陰共擅名

淳于曉鍾

曉樹熒熒綴露珠霜鐘裊裊落星衢疑鏗遠寺飛寥泬却鎖蟠岡殷鬱紆田
峻何須催襪襖方祇莫自奏淳于天中摠是陰陽會氣籥遙通地籟殊

竹箭三門送急湍平收烟水上中灤干戈一怒飛雄蹕風雨羣靈避灌壇
色曲連沙柳靜籟聲遙度野花寒嘶湖龍去綿瓜跌王氣千秋直北看

磨潭秋月

金擘入望迥生妍潭月交光盪影鮮璧擁圓沙鷗點雪鏡懸浮荇桂爭烟黃
羊照後吁多怪赤鯉乘來詫幾仙我自鳴琴慚宓子只憑古調寫清緣

青陵古樹

短檝陰陰蔓草芳陵臺無影度斜陽連枝恨似分韓塚接翼魂猶笑宋王若
有人兮依薜荔長令粲者慕鴛鴦請看泌水洋洋詠不是烹魚定食魴

黃池芳草

力鑿江淮戰艦通夷光猶貯館娃宮好冠可憶雙鋏夢懸膽應收一二隧功鳴

磨潭秋月

秋潭一鑑開洄沅平如砥何物實其中兀似磨臍起得月此先明揚波終不
徙烟歛尙復連冰凝更獨特試方君子心中立固如此

青陵古樹

獨上青陵臺俯眺青陵樹霜色飽勁條春情密芳耐鴛鴦何所棲蝴蝶還自
舞張羅者何爲沙蟲同朽腐矯矯墜臺人生氣存今古丈夫列鬚眉可愧紅
顏女

黃池芳草

春色滿黃池細草和烟碧放犢牧兒聞緩騎王孫惜一自霸圖空千載成陳
迹遺矢鐵未銷刑牲血猶赤何代無英雄意氣同歸畢

翟溝晴波

直上青堆俯翟溝，纖蘿不動水天悠。
寫將匹練叢花影，分得瀟雲擘石流。
遂引鷓鴣來卜宅，祇憐煙月憎擘舟。
可堪作吏疎南畝，高適風塵宛息愁。

題劉昂義門

張守旌

監察御史

六世同居世業滋，張公一忍豈吾欺。
廚中擬定尊卑飯，架上誰分爾我絲。
十里鍾聲隔岸起，白金釜焰掩旌移。
朝廷指日丹書至，特表媮懿處處知。

中灤夜雨

八景詩

王策

知縣

聖主恢乾步，山川胥效靈。
順師此聚壁，夜聞淅瀝聲。
初疑將雨玉，終不似淋鈴。
照營餘孤月，拱北見羣星。
人意快吹籟，天心嘿洗兵。
中灤千古異，別自有陰晴。

陰晴

此聲

翟溝晴波

黃河自天來翟溝分其派
渟瀦抱孤城曳練環如帶
浸月漾金波涵雲團飛
蓋百里潤以沾千疇資所溉
沉璧謝狂瀾燃犀見鱗恠
自捫止水心與之同
清泰

中灤夜雨

用前令
張鯉韻

余 縉 知縣

虎旅長驅濟浩湍洗兵河漢下
中灤烟雲早辨真人氣
風雨驚傳大將壇野
戍陰深刁斗靜荒城月白鼓
鼙寒蕭條勝蹟邱墟盡
左右嵩行眼倦看

磨潭秋月

小池寒碧自生妍
搖漾秋蟾桂魄鮮
午夜暉飛金作縷
長空霞照玉吹烟
冰

封父舊亭

驅車出孤城輒就封城憇問俗樂古風勸穡忻豐歲父老猶能言結亭人已
逝雲影覆頽廊苔色綠荒砌讀碑淚欲流拜棠思所稅民心亦何私感之在
慈惠

翟母遺墓

漂母識王孫翟母識漢主一飯雖云微提攜出困苦生則酬千金死而封杯
土始憶夏羹人賢愚難共數獨嘆龍蛇遊燔林報割股

淳于曉鐘

村落散鷄犬曙色半含晴入耳何所似蒲牢泣桐鯨啟明竟無爽於倫定有
靈隔雲猶隱隱赴壑故鉤鉤攪夢成大覺催農率早耕未須疑幻妄鳴山亦

翟母遺墓

京索相持困短兵，饑逢箠食豈期精。
王孫偶飯同漂絮，帝子家淪媿櫟羹。
古井旱時常用汲，墓田蕪處孰爲耕。
只今邱隴無封樹，猶勝投金瀨水名。

淳于曉鍾

斷阜連崗類貫珠，聲來窟室達天衢。
似鳴萬石銅龍遠，却震千家夢蝶紆。
括地何年移雒下，談天空自詫淳于。
於今欲辨農興候，乳鵲啼鳩節令殊。

翟溝晴波

碧濤寒影盪花溝，柳色銀塘風日悠。
喜雨鷓鴣眠澱水，弄晴鷗鳧狎新流。
浮生徒戀三升醞，泛宅誰飄一葉舟。
數點菰蒲漫青翠，河雲渺渺莫勝愁。

感懷

壺孤映瑤臺客娥杆光傳博望僊兩鏡相涵誰上下水天一色共心緣

青陵古樹

一擲名軀萬古芳青山白石共秋陽新臺空賦無媽婉舊恨相傳有辟王木
未愁棲雙蛺蝶塚邊哀叫兩鴛鴦可堪金石銷沉後莫辨清流鯉與魴

黃池芳草

棠檝蘭舟河海通誰將花草植吳宮三千犀甲摧雄壁一劍魚腸殲首功國
相自屠君氣墨美人難得廟謨空池邊碧草今安在茂苑萋萋卉木同

封父舊亭

縱轡蕪城策未停填眸榛櫟孺生靈衣冠自古傳王會亭落於今祇廢堦魚
鳥浮沉同鹿豕柳蒲蒼翠類松篁閒尋封辟行游地牧唱樵謳不忍聽

天闕叩登聞春夏不雨井生煙流金焦石山欲然旱氣寒空水無力祝融反
奪玄冥權秋來日夜玉虎鳴石尤風起天帝驚列缺閃爍暗且明劉城簫鼓
不絕聲欲刺黑蜮無鈇刃欲射石燕無飛蟲石燕黑蜮誅不得永霑泮泮何
時息洪河乘此勢汪洋長堤一潰不可當波濤萬頃怒且狂咫尺樓船帆與
檣已見鼉鼉隨浪舞更聞馮夷夜擊鼓鱗魚不在海靈胥不在江齊助此河
之奔騰而吞吐仲起不知司何事陸地盡變爲水府斬蛟無復見楚伏豢龍
何處覓董父余聞河源出崑崙道經葱嶺日東援胡不順流入滄海逆漲倒
翻日月昏安得長鯨溟外來一口吸盡黃流迴普天率土樂春臺

磨潭秋月

萬泰進士

外垣中高一鏡圓每逢秋爽月娟娟金波蕩漾搖晴夜玉浦晶熒接碧天野

僕本東海狎鷗人山麋野鹿全天真誤懷五斗疎三徑一官六載常浮沉村
居茅屋苦風雨几案黃塵高尺許登臨每欲趁長飈飛逐帆檣向東舉江南
春暮多白雲白雲江上春樹深家山只在雲深處夢隔雲山常幾岑秋風欲
遂東籬志掛冠投効非輕世檻猿籠鳥惣自由寧若枋鳩展其翅敝裘緼褐
長相隨茹荼吞蘖慎莫悲古時高令問妻子僕今無家將問誰

青陵臺

宗錫印

教諭

日暮斜陽繞素烟青陵臺上草芊芊春風山畔張羅網夜半枝頭叫杜鵑連
理並生問兩塚孤心獨照自千年漫言芳烈已塵土逸史猶傳烏鵲篇

苦水行

邑人萇孕秀

進士

君不見河陽兵馬多如雲人心此日憂如焚弱肉強食不堪命誰向

黃池

夫差驕僭小中原入會黃池謂獨尊玉榮不垂旨酒盡惟開二隧放歸魂

弔青陵臺

邊之靖 舉人

青陵人去已千年芳臭流遺世並傳勝景憺悽人墮淚烈名彪炳死猶延臺
高爰豎揚旌壘烏去何緣識陌阡自古傾城誰不朽貞魂留與照殘篇

慨黃池盟

黃池浩瀚接平沙一派嵩峯入紫霞帶礪河山盟自永王侯牲血主誰加青
松漫指搖千澗碧草空憐遶萬家形勝中原此奧阻沼吳安見有夫差

封父舊亭

陳邦卿 庠生

封父亭前萬彙昌夏家曾此裂封疆帶河礪岱千年久鐵券金章百世長烏

曠清暉渾可掇林疎瘦影亦堪憐世間何地無靈勝謾向蘇門誇百泉

翟母墓

齊椿齡 訓導

何事英雄亦苦饑每憑天相出阡危白蛇當道無人識赤帝乘龍有媪知表
墓只因遺餉日封侯應恨夏羹時至今遇旱籲賢母不數淮陰漂母祠

封父亭

張民表 舉人

小邑城門書半扃河雲飛白樹烟青杯酒未覆行人過顧見當年封父亭

蟲牢

蒼茫平野轉河濤考古人傳霸業高晉楚功名流水去却從樵牧問蟲牢

平丘

虜祁朝罷爲齊犧盟主尋盟用武師苦弔平邱無處所荒榛猶閃晉旌旗

挽青陵臺

錢唐孫子良

古來烈婦非一人韓憑之妻尤異聞不顧康王富與貴但知庶人夫婦恩妾
顏如花復如玉妾身不受宋王辱宋王築臺徒爾瞻南山歌竟還自續奮身
取義向夫前亦知夫妻恩義堅揮劍自刎誓同穴宋王不容良可憐夫婦英
魂終不散化作鴛鴦時復見悲鳴長繞連理枝行人聽之咸嘆羨青陵臺上
春日明青陵臺下春草生宋王去後不足論惟有死節留其名

又

嗟哉古韓憑有妻顏如玉宋王欲奪之百計勞心曲乃築青陵臺朝夕寓瞻
矚矚之意若何恣意騁富足柰彼心堅貞誓死弗受辱作詩寫衷情自盡命
何續夫感結縞恩哀哀愁思鬱拔劍亦自刎擬葬同穴籠詎意宋王嗔兩塚

韻風柔聲現皖化香雨細氣芬芳登臨感慨前朝事紅日西沉碧水傍

青陵古樹

邑人張 瑚 廩生

菁葱玉樹鬱平原想見當年正氣存自是有心能共節何妨異地不同根鴛鴦彩拂風前羽蛺蝶香飛月下魂情事於今說不盡徒聽鶯語到黃昏

秋日入城懷古

邑人張國範 庠生

寂寂孤城臥晚秋寒風落日憶層樓三軍霸盡黃池水一飯恩遺翟母丘明月干戈疑夜雨青陵烏雀動人愁百年幻事憑誰問目斷黑山何處遊

青陵臺

邑人李承統 廩生

岸高豈不隕無恙青陵臺物換宋郊野代閱秦劫灰貞魂酸杖杜涼血然蒿萊日暮歸飛鵲何曾傍此隈

青陵臺傍宋宮闕宮花禁草迷蝴蝶婦人有身不自由昨日臣妻今君妾陽
臺亦在楚江濱中有朝雲暮雨人妾身自是良人婦莫以陽臺視妾身君不
見天邊有鴻雁雄雌不亂飛何如結髮恩不如雁同歸瓊樓紫殿雖云好忍
辱容身媿蒼昊長江不洗楚臺污妾謝青陵定須早

次韻

邑人高云漢

知縣

連理枝頭敷翠葉青陵臺下飛蝴蝶英風感化消芳魂舍人韓憑與玉妾韓
憑素矢不二臣安肯懷二妾狗人振衣拔劍天地小扶持綱常自殞身君不
見睢鳩水中鳥關關常相飛堪笑楚芊建束手縱婦歸縱婦歸兮孤花貌平
生萬古媿蒼昊宋王楚王兄弟國行如犬彘死未早

挽吳節婦

各安厝不使遂厥心不令從所欲英魂恨豈休靈驗徵諸物墓產連理枝上
下交盤覆魄化鴛鴦禽來往相悲哭見者興聲嗟聞者增額蹙匪但敦薄夫
良可勵澆俗臺基至今存行道猶拭目我來觀民風撫卷三嘆服謾續前人
歌聊以紀行綠

悼韓憑

青陵臺下飄赤葉美人化作雙飛蝶當日縱欲卽慆淫何以人君奪臣妾阿
君辱已豈良臣婦死夫存亦忍人君臣夫婦兩俱失丈夫所以輕其身君不
見海翁機心著鷗鳥各遠飛王家重傾城賢人解綬歸宋主苦憶如花貌高
臺崛起凌蒼昊此臺豈是一朝成嗟爾見機胡不早

悼息氏

年一劍射光芒結綬彈冠到豫梁胸中經緯三峽水筆底風雲捲太行報政
已獲循吏譽更思捍衛壯金湯仰觀九閩衛元霄萬斗千辰不動搖天門營
星光爛爛賁庸佳氣應吉爰我侯腹內有全城更兼天意助威靈卜日鳩工
禱后土欲鑿雲根建大功剖石燔灰白雲堆大陶萬座成巍巍婁走墨兮輸
督繩巧刀鏗音響如雷我侯時來戒勿亟庶民歡呼若鱗集揭磚負石不知
疲趨者繩繩怨自稀高墉立就匹秦關晴空霧靄歸雲烟始知烏道可移來
萬堞崢嶸賽疊繹易言天塹不能升我侯創此爲蒼生敵樓四駕接天語只
恐滕王賦未工君不見西伯臺如子來臺成靈應頌嘉祥折骨絕筋不怨傷
又不見蘇公堤萬里垂堤成數郡不魚鱉贏得當年說口碑追思往古亦如
今我侯峻惠孰能倫一邑安枕慶無虞難將糜草答深恩一祝福山斗駢臻

妾家往在封邱曲嫁得良人如冠玉良人長年好詩書寒暑慙慙下帷讀豈
期一疾竟長眠胡彼蒼天奪命速琴瑟吁嗟忽斷絃縱有鸞膠誓難續歲月
感感容不整新粧洗却鉛花冷機中錦字掩輕塵鏡裏青鸞吊孤影女蘿莫
附空斷腸自恨此身猶未亡寂寞深閨資紡績烝然竭力事姑嫜一朝母氏
將奪節卒爾聞之淚成血愴惶落日走夫塋素練高懸縊林檎林檎英魂凝
不散薄暮愁雲靄靄見驚聞遠近聚來觀梨花淡淡如生面嗟哉此婦正芳
年取義捐生媿瓦全吾鄉既美韓憑婦載筆無慚太史編年年高塚迷宿草
生順死安兩得好碑銘誰爲曹娥鐫贏得芳名天地老

新城眺望

邑人李日敬

通判

君侯磊落抱雄圖聳壑昂霄起大都山中霧雨一輝豹變化早已登文錄十

名獨樂高駢之樓號迎仙張建封之題名燕子韓退之之高雲見端詎日漫
無軒輊畢竟可同類共觀其尙味乎斯言

封邱縣志卷之八終

癸酉渡河封邱

續

尚書
孟津王鐸

紆道遲三日北征渡祿漠壤辭梁苑鹵蓬卷宋山青
思弟傳新札磨刀視古銘何堪擊楫意漁唱起前疇

封邱縣舊志跋

封邱縣志成文獻自是足徵而道因以不墜何也志有大書特書正例變例或以崇嘉獎或以昭鑒戒而善善惡惡之道存乎其中是故嘉獎崇則人心奮勵而樂於爲善鑒戒昭則人心驚惕而憚於爲惡微顯闡幽之際轉移化導之機也風俗日厚治化日隆有文以載道而獻以傳之邑治斯永道斯不墜詎非是志書法之備立制之嚴爲之維持也哉封邱之文獻自是足徵矣

嘉靖辛丑冬十二月封邱縣知縣朱 縉謹跋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固不可無志獨可無乎嘉靖辛丑夏邑侯晴峯朱公蒞縣首慨邑志舊闕政體有乖無以垂教迺謂鄉士大夫輒集修訂以立政教之基僉議克諧遂屬同寅擇陽熊先生暨近光備修集之數迺搜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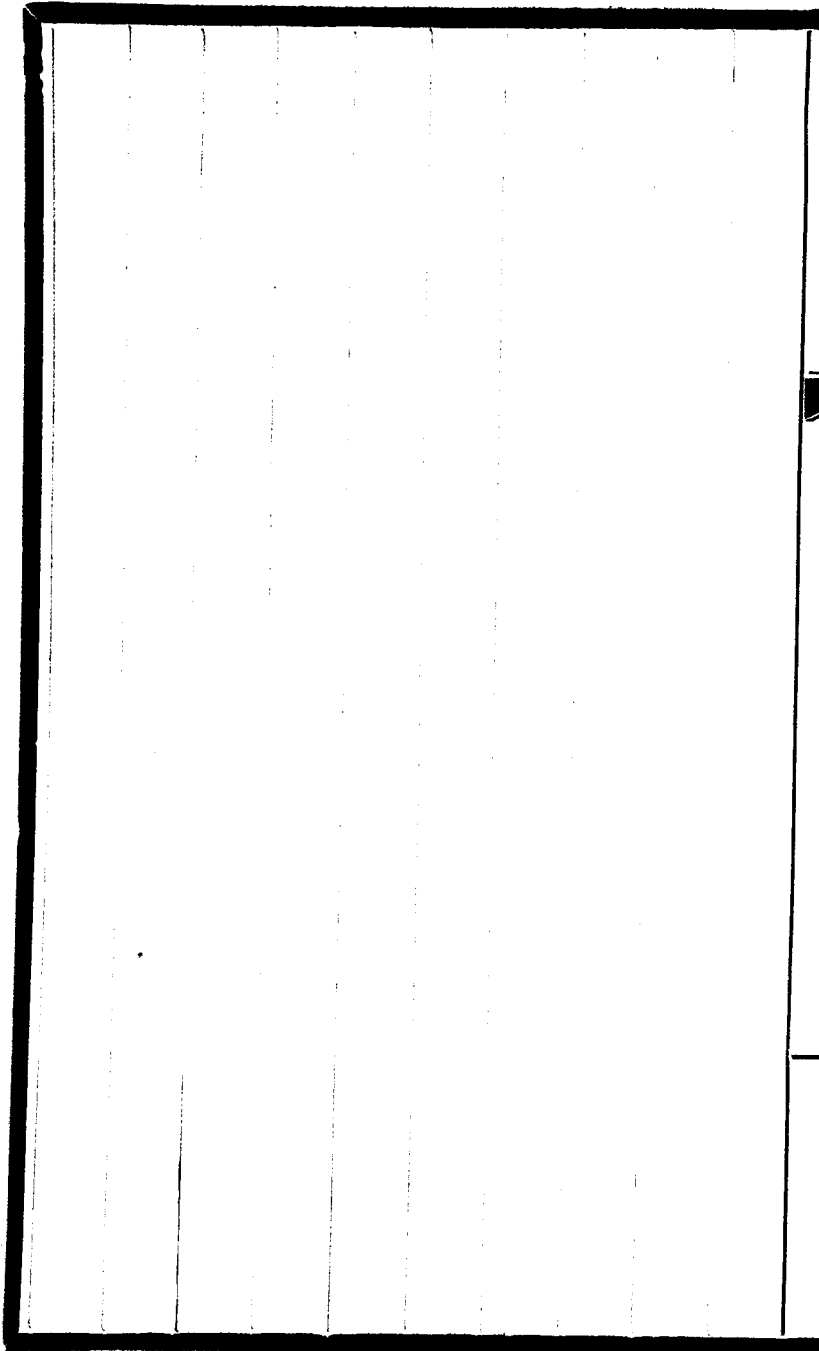
之數迺互考訂或採諸史以摘其實或究之列傳以定其疑或博之通儒以盡其辨或折聖經以會其極然後疑者缺之而弗書信者存之而弗削及數月志成摠爲四卷綱舉其要數分三十有八目備其詳大小不遺巨細畢舉信哉其體贍其用其文詳蔚無愧良史家法也嗚呼是作也匪直可以風一時是固可以風百世已志不猶夫史乎昔紫陽朱夫子出守南康甫下車卽以郡志爲問識者至今高之以其知常務之爲急也晴峯先生始至封邱不遑他務惟以修訂邑志爲先蓋亦有意存焉誰謂政教根本不賴是以維持耶因備錄之以俟觀風者採焉

封邱縣儒學訓導興寧黎近光謹識

邑有志者記一邑事也猶國之有史不可闕焉爾晴峯朱公蓋嘗修之備矣

無可議者今立亭胡公復修之何也慨志刻既久而政績繼出其間不能無增益者弗爲紀載事實脫落何以傳後不爲缺典耶遂命尙賓與訥并希廉暨門士光閔繼芬輩搜羅往迹詳考時事增益其所未備雖非遷史庶幾爲一邑之全書矣百世而下俾有所考是固立翁修志之深意也賓於是乎僭書

萬歷三年孟夏封邱縣儒學教諭洛陽李尙賓謹跋



封邱縣舊志跋

重修封邱縣志者其意若何蓋冀文獻足徵識往事以詔將來也自萬歷乙亥立亭胡公宰是邑曾修志迄今四十年矣第歷歲既久蒞茲邑者及邑中人姓氏事蹟續出者宜繼載且時事屢更舊志又多疎錯儻弗重修奚以信今而傳後翔溟張公來宰斯邑百廢俱興且世襲史學遂以修志事自任王公少方至又通儒也共裁訂而潤色之而邑人冏卿南翁邊公家藏典籍歷歷可考亦雅意修葺欲及其身親見彙所耳目睹記者入帙絕無附會假藉等弊厥子孝廉成南博綜經史旁逮齊諧虞初之所誌靡不該覽又足以繼志而述事乃協諸邑中縉紳博物廣覽者重修之增入者十之四三踰三歲而志成焉其事備其情信其義核其文炳彙次分類各有體裁自是文獻足

徵可信今而傳後已愚際斯舉實有當於心者故敢出俚言以表重修之至
意云

封邱縣儒學訓導陞洮州衛教授西夏齊椿齡謹跋

封邱縣志後序

以天壤間而有封以數千百年之封而有今日尙可志乎無可志乎夫作志盛事也亦樂事也使邑有各山水暨賢士大夫比廬聚處相與蒐討古今網羅遺軼彙成一書於以垂金石光琬琰詎非有生之快事哉顧今日之封斗大蕪城湛諸河伯吏保三家村猶蟻附於芥數椽蕭蕭上兩旁風弗蔽罔載籍廣哀之藉矣邑素無佳山水而陵谷代殊一邱一壑之觀亦復委於灌莽叢棘鮮登臨選勝之區矣鄉先達士大夫舊皆城居河患後室廬蕩然流寓外邑者歲久漸成故業不克旦夕自拔歸里長吏仰止雖勤無復時集講求之裨矣職是三者而封志奚以成然今日之封雖聲華名物無足登諸簡冊而災患疾苦艱難凋瘵之狀則聯編累牘未可殫悉不一志之則將來席昇

平享清晏者以爲事由舊章罔所損益里巷耳食傳訛吏民師心億中舉凡政刑典禮風俗名賢之類皆湮沒不傳後進卽有稽古之志而世彌遠事彌軼其孰爲考衷得失之林乎然則志今日之封者卽以志昔日之封與後日之封也奚可闕歟然竊按前志有自邑令參訂成帙者大率因人文之聚積歲月之久引經掇史分題標類哀輯以羣英裁成以名碩而後刪補潤色了無餘憾未有處無人之巷張一目之羅繩畧刻漏以簿書吏偕二三修士遂可從事撰述者乃縉不材筮仕茲土適坎珂若左幸而村落闐然罕長者車轍子處一身無庸爲妻孥衣食計日午吏散輒焚香晏坐頗有閱書之暇而見聞荒陋素弗諳典故諸雋彥名流咸播遷遐阻無晨夕聚處之地故茲邑

乘雖奉

憲檄嚴督尙踰年始克成草而疎略掛漏之譏悠謬荒唐之憾知猶未免也
蓋今日之封誠無可志而又不易志又不可不志無可志者荒殘凋落蒿目
憊心也不易志者人文渙散彙集維艱也不可不志者欽

憲德之高深續前賢之將墜表明往蹟垂示來茲於以信今而傳後也然則
謂九州之志唯豫爲不朽而八郡之志唯封爲實錄也奚不可哉

順治己亥歲孟夏月河南開封府封邱縣知縣古越余縉謹跋

封邱縣志 續

藝文

封邑修城記

古革屠粹忠 知縣

封邑自壬辰波臣爭居處魚宅郊垌民爨隣社官司寄於鄉而復隍之修日不暇給云辛丑春予受令蒞茲土於都門謁柱史余公請所宜先庶可以無過者公前令也鼓予復城予唯唯而心竊疑之封邑與他邑異旣淹之封邑與未淹之封邑異榛莽未芟而室盡罄懸狐兔竄處而署鞠茂草則何恃而易言城旣思踐厥土不謀捍厥民何賴令車驅之弭節入城師筆鐸故智披荆棘而居民不給爲授若匱資若材而邑之人亦竊竊然疑之日危之城中落落數戶如殘星晨月適旋師過邑民爭襁負而入始有百室寧止予議曰

是不可以不城而邑之人又竊竊然疑之且難之謀之鄉先生諸衿庶僉曰如費何予曰否否捍禦之謂何顧安所謝愆然不可以費公費公公弗許也亦不可以病民病民民弗應也無已則偕丞若尉相度舊圯見纍纍敗甃猶露淺土中予曰是可以城爰與父老約鳩得六百人奇於土濬甄於石煨灰量人授工計日課績遠近競勉焉從事踰月而告竣於是曩之疑者茲且樂成曩之危者茲且傾心曩之難者茲且將伯以助有成邑之人始忻忻然喜相告曰是役也若神鬼輸運者請貞諸石俾後之人知侯之心瘁力艱且告成旦夕若是予曰否否夫葺爾邑而役吾民澤門之謠可畏也抑歲已寒而役不休長庠之歌可畏也乃勤勤不加督而觀厥成子來之誼是在爾等予何力之有則是役也非以稽功聊以謝過云爾事始於辛丑十月既望竣於

長至之日

重建文昌閣記

邑興而祀學學與邑同盛衰者也學興而祀文帝文帝與吾夫子相主輔者也顧邑有盛衰而夫子之道斷無或廢卽學有盛衰而文帝之祀亦斷無或廢封邑自壬辰蕩析以後亦幾幾衰極而欲廢之時矣子衿抱經而遊于隣瞻拜聖顏茂草茸茸自余公縉始構厥宇以妥聖位今則漸次獲有輪奐乃諸生曰未也夫子上而羣知學文帝在前而羣知勸有以學之烏無勸諸余曰是奚啻諸生意也今夫士過夫子之門未有不張拱以趨者也而訓言周旋之弗率是棄儒也故童而習之壯而論焉老而以之爲憲無不依於孝弟以爲之的吾誠本天情以爲經遵人綱以爲緯卽可以履后土對皇天夫

子許之文帝其吐之哉士亦求足爲所歆者而已今者文帝之訓彰彰具在上可以證聖域下亦不忝爲士大夫大意不出感應篇一書是余與諸生亦嘗誦習之已奉其書思親其人者情也正今余與諸生崇煥帝閣意也於是余倡之諸生某某輸材若干邑博鄔先生諱元龍捐錢若干從而和之量材度工址則因舊壘高三仞爲楹五中奉帝像丹雘翬翼歸然聖廟之左諸生其朔望仰瞻而益勸也哉抑猶視昔之頽垣敗址已也夫士不知勸是亦文帝之棄儒也有以勸之其不爲奎壁照臨者幾希行見簪纓縷纒名蜚大河以北者知不僅今日已也是亦封邑盛衰之轉機也

重建夏侯封父亭記

封何以有亭亭何以名封父誌始也曷始乎始於封父也封父何始始於夏

大禹時所建侯也亦分茅錫土之君也而不諱厥名者質也夏以前誰侯茲土不傳也唐虞之封建未廣也夏以後誰侯茲土亦不傳也古則萬國玉帛煌煌商周之際已八百也日月兼不詳其入於何氏也不傳而何以獨傳封父也春秋之時地控鄭衛韓宋間無耑侯也秦則隸三川郡無耑侯故勿傳也逮漢高念翟母恩置爲縣始曰封邱夫亦不忘封父而名之與或曰漢高以封翟母墓故曰封邱云至宣帝以王遷決疑定策共有建立功始爲平邱侯而不傳平邱侯者非古也非古則勿傳也當禹之時河功底績天下乂安而侯處茲土不聞煩疏淪決排之勞非若後世遷徙拮据也雖其時地與河尙遠意亦於朝會天子時必有金簡玉書之秘得諸大禹之所傳故能使河流奠定以寧處茲土亦未可知此後之人不忘封父意乎而因復爲亭以

俎豆之也亭始於封父勤勸課適遊觀也其間或遷或廢時而陽侯出沒時而烟草狼屯至於今猶指曰此封父亭舊基也余承乏茲土舉舊起廢稍有成緒而亭之弗復其何以傳故亭之也亭初遷於縣之東今復移於西城而近先爲楹五以妥侯也前有亭以娛侯也環亭者花柳環花柳者水也總以成茲亭以妥之娛之也至於封之人舍耒執鞭而來也扶老攜幼而至也猶得指曰此封父遺亭也恍以爲侯之所在也故亭之勿傳而侯亦勿傳矣余懼其勿傳而忘封始建之侯故復亭之亭之惡無記是爲記

新建大王廟記

天地之大無若水治水之大無若神禹禹受命司空其難百於後世然攷鎖支巫祁帝命賚圭豈非以禹欲疏則水聽疏欲淪則水聽淪欲決排則水聽

決排水若唯禹所使而不敢爲虐故神之也是禹以神治水也後世無聖人之德而欲鮮所憑藉挾知恃力以與水衡則亦妄而已中州最患水而封邑尤頻今幸得保此蕞爾士女桑麻漸有起色者果治之之力哉亦神治之也於赫哉

金龍大王之神爲烈於天下也久矣忠宰是邑八載隄防之患無寐忘之今

戊申之夏水流衝北官民震恐忠曰此非人之事而神之事也爰臨流叩首

禱曰是殆將重困吾民也令失德罰在令水何爲顧民或無良罰亦宜令受

之水何爲治民者令治水者神敢不肅將俎豆以圖厥永乃越宿簿報曰水

減尺矣再越日輒又曰減尺若咫矣又曰水歸中矣夫竭忠一人之思何解

民困卽竭民百萬之財力亦何釋水怒乃於叩首虔禱間受命如響豈真人

治之力哉神固有以治之也遂於堤爲廟焉於鄉爲廟焉忠曰未也令與廟

遠神弗協安所告虔復爲廟於縣治西偏相土鳩工左顧而東祀關夫子後擁而峙祀封父侯而神龕之左則奉命治水少保朱公位也肇基於夏五越月而偃功時相與董正之則朱君之華爲丞維揚徐君玉衡爲簿陳君際秦爲尉與丞皆於越人乃今而後神庶幾永綏吉祉奠我萬姓罔斃哉於是知上古聖人身自爲神故水聽之後世身不能爲聖而聽命於神故水亦順之卽少保公在事幾十稔亦無不於神昭格故水安其位民定厥居種種寬仁雅飭遠邇咸手加額曰公真神人云使唐虞之司空而在有不措而進之哉

忠固知神之許公共妥乃位也爰與同官偕縉紳先生諸衿庶拜手稽首頌曰湯湯河水明明我神籲之必感祈罔不申我封孔釐賴我神私正直是與

神之聽之厥德馨香厥表孔揚以死勤事俎豆適皇顧瞻廟貌樂只無疆神具醉止萬世悅康頌竟遂濡筆記之垂諸永永

重建關帝廟記

古來崇祀之廣無若后稷與吾夫子而近代則有關帝君顧社與學之祀載諸令甲所在有司有專祀專則不可以或分故后稷與吾夫子獨尊而帝君之祀未嘗以令甲限也或分或合或興或廢無間近遠貴賤皆得摻牲束帛以告之則疑於民親吾封邑之祀帝君也庇民顯蹟列諸舊誌其於民也殆親之也迄於今不知閱幾廢興而莫甚於壬辰之河決城垣官舍蕩析靡遺帝廟故址在黃沙白葦中忠蒞茲土朔望瞻拜見殘燼敗几寥寥炷香贊呼成禮而退忠踈踏久之曰是欲親之而反疎之也事誠在令俟興復諸事稍

稍修舉始謀於邊生某曰是民意也忠曰民意卽神意也亟命度材量工築故址爲殿楹者五深廣尺咫維稱時丞錢君交叟曰是烏無庭庭在承庭而外有臺臺之址與殿埒鄉進士李君承統曰是又烏侑神樓樓在統樓之外又數武爲廟門門列侍衛則今鄉大夫萬公化成之而督工落成則陳尉際泰實朝夕以焉事始於乙巳之臘竣於丁未之冬余因是有感於帝君之與民親而感之易故成之易也夫他邑之於帝廟增葺而已棟宇無恙也丹雘而已冕服如故也乃封邑何如第不知今日之廟視昔時有加否要以親帝靈而酌神貺庶幾在是故曰帝如鐘鏞遠邇攸同又曰帝如日星與天爲經是當有不擇地不擇人不擇輿廢而赫聲濯靈如一日者則是廟也爲封令之專祀可爲邑士民之公祀可其於后稷於吾夫子亦輔車之輻而支河之

於海也謹爲記

心水亭記

滁之醉翁岐之喜雨皆古之亭而以記傳者也非傳以亭也其亭之人足傳也亦非傳以人也其人與亭之文足傳而亭亦藉文以不朽也然則非其人非其文而烏乎傳雖然古今人不同而適情則同文之工拙不同而記事則同亭亦何可無記亭始於城工告竣署舍粗理之後側有隙地舊囿址也爲剪荆誅茅構亭其中環之以池顏曰心水不數武而恍恍雲壑備焉復植柳藝菊紆迴曲徑青紫映澈登斯亭者鄙吝爲消殆啟予飲冰茹蘗之思余綜理之餘方踞床揮絲歌烏烏而烏聲若和客有嘲者曰荆榛初闢桑麻下詢者公也耽情遊觀者私也先憂後樂曷審諸余曰否余承乏茲邑民安余拙

余亦樂民愿而又歲比稔案少文牘余心安焉庶幾可以退省者此亭也然洛中名園若叢玉披風漪嵐夾竹則富鄭公安定社稷後也而此無其勝澆花種竹釣魚采藥則昔之迂叟結竹杪落蔓草爲之而此不敢擬實不足以園李文叔云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得余謂今平邱之盛衰亦候於官署之興廢而得當波臣爭處此土也城郭且爲敗垣何有於官署今幸與民拮据勞來克安集茲簿書無紊催科不擾余無過於平邱亭亦何負於平邱哉客曰若然則宜名曰歸鴻如宋寥顛之守化州取民歸安集之意亦可乎余曰否民已安矣已集矣所慮不在民而在蒞是民所當退省者在余而余之退省又將在亭登是亭也猶然飲冰茹蘖之思也夫則余名斯亭之意也夫

詩歌

封父遺亭

何處荒榛問舊楹一亭重闢子來成
蘋蘩烟冷人千古歌頌春深鳥數聲
作賦每懷定賦日搆茅猶是裂茅情
應知化鶴頻歸後柳綠花新分外明

黃池芳草

拂拂搶旗舞翠茸廢興一望柳陰濃
駿蹄飲罷歌黃竹牛耳爭先笑墨容
憶舊王孫霜冽後尋芳牧豎鴈歸重
半塘碧水連沙瘠試問雄風得再逢

青陵古樹

嶽嶽孤標土未刪芳姿流恨在沙灣
妾心原種鴛鴦樹君力徒開雲雨山
苦月遙憐懸白璧清霜長駐伴紅顏
莫須彷彿尋連理魂並湘波已不還

翟母遺墓

巾幗能青識帝眸一餐無意及銘丘沐猴尙爾沉舟釜逐鹿誰分風馬牛天
雨墓田留麥飯人探沙井壯鴻溝月臨魂傍蘆花起愧殺當年羨頡候

翟溝晴波

碧涵風日漾晴波况有微雲覆綠莎危堞平臨鷗鷺狎支流西接枯棹多泛
槎疑動天邊石垂釣猶憐水上梭賢母聲名留勝迹至今何處濯纓歌

中灤夜雨

聖旅虎賁靜不驚天中嶽瀆共斯盟已開日月銷兵氣放假風雷洒道行澤
沛宵征沾細柳星環北拱壯前旌中灤古雉隨沙草野老猶傳大業成

淳于曉鐘

斷岡桑柘影重重良夜何其似扣鐘冷雨侵林時唳鶴疎烟引漏只呼松野
僧一枕寒山夢比屋千年鳧氏封疑信端須探往事半犁作息六時農

磨潭秋月

高邱獨峙水之坻練色潭開午夜時抱葉枯蟬寒照咽驚綸小鮒澄波知交
加林樹疑華藻掩映兼葭澹碧滋共說磨臍夕氣爽空懸明月到荒籬

人物

常偉順治丙戌科舉人幼聰敏服詩書性孝友及將舉賢書後竭力致二親
歡便身之物無不畢給讓伯仲以田產復爲幼弟致業使成立又收恤族戚
恩濟鄉里周窮發志未畢而歿先是嘗書牒數紙日早起焚牒願減己壽爲
二親保安不二年而身卒卒年三十九後十餘年而二親康健亡恙諸子亦

成立史館庶常祥符袁澹如異之爲書其事致邑大夫入之志云